

卷三十六

寅戊

書名 資治通鑑綱目五十九卷 成化九年序內府刊本
 撰者 宋 朱熹 撰
 卷 卷三十六
 內容分類 史 編年 通紀
 索書號 史部 編年- 12
 編號 B1333100

資治通鑑綱目第一

戊寅周威烈王二十三年 凡百四十八年
 乙巳周赧王五十九年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秦簡公十二年。晉烈公止十七年。齊康公貸二年。楚

聲王五年。燕閔公二十一年。魏文侯斯二十二年。

趙烈王六年。韓景侯虔六年。皆始為侯。統舊國五

新大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

天子之職莫大於禮。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何謂分。君臣是也。何謂名。公侯卿大夫士。紀綱是也。何謂分。君臣是也。何謂名。公侯卿大夫士。故天子統三公。三公率諸侯。諸侯制卿大夫。士庶人。貴以臨賤。賤以承貴。而君臣之分。猶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B13331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史部 編年- 12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資治通鑑綱目五十九卷 成化九年序內府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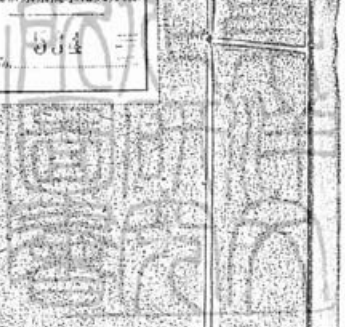
資治通鑑綱目

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No. 534



資治通鑑綱目

所定研究館學北文方部
004
No.









資治通鑑綱目第三十六

起甲辰陳後主至德二年隋文帝開皇四年盡丁卯隋煬帝大業三年凡二十四年

至德二年春正月朔日食○梁主入朝于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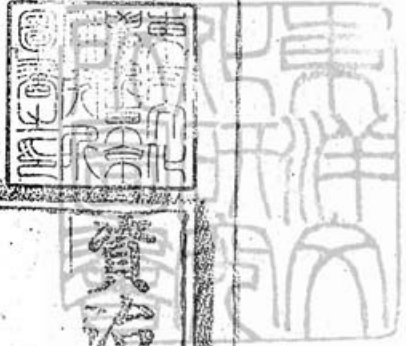
隋頒甲子元曆張賓劉暉等所造也二月突厥達頭可

汗降隋○夏四月隋伐吐谷渾敗之隋將軍賈

五州兵擊吐谷渾克之隋主以隴西類被寇掠而俗不

設村塢命子幹勸民為堡仍營田積穀子幹上書曰隴

西河右土曠民稀邊境未寧不可廣佃比見屯田之所獲少費多虛役人功卒逢踐暴且隴右之民以畜牧為事若更屯聚彌不自安但使鎮戍連接烽五月陳以



卷

江總為僕射○六月隋作廣通渠

常滑者苦之詔宇文愷鑿渠引涇自大興城東至潼關三百餘里名廣通渠漕運通利關內賴之

月陳將軍夏侯首叛降于隋隋主弗納夏陳將軍

請降於隋隋主九月隋詔公私文翰並宜實錄

不喜辭華故有是詔時泗州刺史司馬幼之文表率艷

詔付所司治罪治書侍御史李諤亦上書曰魏之三祖

崇尚文詞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競一韻之奇

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

風雲之狀世俗以之相高朝廷以之擢士以儒素為古

拙以詞賦為君子故其文日繁其政日亂良由葉大聖

之軌模構無用以為用也今朝廷雖有是詔而州縣仍

連弊風躬仁孝之行者不加收為工輕薄之藝者奉送

天朝請加來察送臺推劾又言士大夫矜伐干進無

與突厥和親突厥千金公主自請改姓楊氏為隋主女

隋更封以為大義公主沙鉢略遣使致書自稱從天生

天子貽書大突厥沙鉢略可汗得書知大有善意既為

沙鉢略婦翁今日視沙鉢略與兒子不異時遣大臣往

彼篇女復首沙鉢略也於是遣僕射虞慶則往使沙鉢

大國天子但可汗是大隋女婿奈何不敬婦翁沙鉢

笑乃起拜頓顙跪受璽書以戴於首既而大驚與羣下

聚哭慶則要以編臣沙鉢略謂左右曰何謂臣左右曰

隋言臣猶此云奴耳沙鉢略曰得為大隋天子奴虞

射之力也贈馬千冬十一月隋遣使如陳薛道衡

匹以從妹婁之

等如陳戒之曰當識陳起臨春結綺望仙閣

閣各高數十丈連延數十間皆以沈檀為之金玉珠翠

為飾珠簾寶帳服玩瑰麗近古未有其下積石為山引

水為池雜植花卉上自居臨春張貴妃居結綺蘇二

貴嬪居望仙樓道往來以官人袁大捨等為文學士紅

掖雖為宰輔不親政務日與尚書孔範嚴驥王瑳等文

士十餘人侍宴後庭謂之狎客使諸妃嬪及文學士與

狎客共賦詩采其尤豔麗者被以新聲其曲有玉樹後

庭花臨春樂等大略皆美諸妃嬪之容色君臣醉飲自

夕達旦張貴妃名麗華本兵家女性敏慧有神彩嘗候

人主顏色又有厭鬼之術置淫祠宮中聚女巫鼓舞百

司啓奏並因宦者以進陳主置妃膝上共決之由是宦

官近習內外連結宗戚縱橫貨賂公行大臣有不從者

因而譖之於是大臣皆從風諂附孔範與孔貴嬪結為

兄弟陳主惡聞過失每有惡事範必曲為文飾稱揚贊

美由是寵遇優渥言聽計從羣臣有諫者輒以罪斥之

中書舍人施文慶頗涉書史嘗事陳主於東宮聰敏強

記明閑吏職大被親幸又薦所善沈客卿陽惠朗徐哲

暨慧景等有吏能陳主皆擢用之客卿有口辯頗知典

故惠朗慧景家本小吏考校簿領毫釐不差嘗責奇碎

聚斂無厭士民嗟怨關市之稅歲入數十倍陳主大悅

益以文慶為知人轉相汲引珥貂蟬者五十人孔範自

謂文武才能舉朝莫及白陳主曰諸將起自行伍匹夫

敵耳自是將帥微有過失即奪其兵

分配文武由是文武怨體以至覆滅

至德三年春正月朔日食○隋頒五禮書牛馬

所修夏五月隋初置義倉親閱戶口作輸籍法

度支尚書長孫平奏令民間每秋家出粟麥一石以下

貧富為差儲之當社委社司檢校以備凶年名曰義倉

隋主從之。胡氏曰：賑飢莫要乎近其人。隋義倉取之於民不厚。而置倉于當社。饑民之得食也。其庶矣乎。後世義倉之名固在。而置倉于州郡。一有凶饑。無狀有司。固不以上聞也。良有司敢以聞矣。此及報可。委吏屬出而施之。文移反復。給散艱阻。監臨胥吏。相與侵沒。其受惠者。大抵城郭之近。力能自達之人耳。居之遠者。安能扶老携幼。數百里以就餉。合之廩哉。必欲有備無患。當以隋氏為法。而擇長民之官。行劭農之法。輔以採荒之政。本末具舉。民之饑也。庶有瘳乎。○時民間多妄稱老小。以免賦役。隋主命州縣大索。貌閱戶口。不實者里正黨。長遠配大功以下。皆令析籍。以防容隱。於是計帳得新。附一百六十四萬餘口。高頴又言：民間課輸無定簿。難以推校。請為翰籍法。隋主從之。自是姦無所容矣。

梁主歸殂。太子琮立。善儉約。境內安之。

秋八月。突厥可汗遣子入朝于隋。

阿波可汗。寢強諸胡皆附。號西突厥。沙鉢略既為連頭所困。又畏契丹。遣使告急於隋。請將部落度漠南。隋主命晉王廣以兵援之。給以衣食。賜之車服。鼓吹。沙鉢略因擊西突厥。破之。而阿拔國乘虛掠其妻子。官軍為擊阿拔。敗之。沙鉢略大喜。乃立約以磧為界。因上表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大隋皇帝。真皇帝也。豈敢阻兵恃險。偷竊名號。今屈膝稽顙。永為藩附。遣其子庫合真入朝。自是歲時貢獻不絕。

陳主殺其中。

書通事舍人傅縡

縡負才使氣。人多怨之。施文慶沈客卿共譖縡。受高麗使金陳。

主收縡下獄。縡於獄中上書曰：夫君入者。恭事上帝。子愛下民。省嗜欲。遠諂佞。未明求衣。日昃忘食。是以澤被區宇。慶流子孫。陛下頃來。酒色過度。不虔郊廟。大神專媚。滛昏之鬼。小人在側。宦豎弄權。惡忠直若仇讎。親生民如草芥。後官曳綺繡。厩馬餘菽粟。百姓流離。僵尸蔽野。貨賄公行。帑藏損耗。神怒民怨。衆駭親離。臣恐東南。

王氣自斯而盡矣。書奏。陳主大怒。項之意稍解。遣使謂曰。我欲赦卿。卿能改過不。對曰。臣心如面。面可改。則心可改矣。陳主益怒。遂賜死。陳主每當郊祀。常稱疾不行。故緯言及之。隋復置江陵總管。梁大將軍。感所。以舟師襲公安。不克而還。隋主徵梁主叔父吳王岑入朝。拜大將軍。因留不遣。復置江陵總管。以監。隋築長城。隋主發丁三萬於朔方靈武築長城。又發十五萬緣邊築。數十城。以遏胡寇。

陳至德四年。隋開皇六年。春正月。党項羌請降于隋。後主琮廣運元年。

隋頒曆于突厥。二月。隋制刺史上佐。每歲入朝考課。秋閏八月。隋殺其上柱國梁士彥。

宇文忻劉昉。初。士彥討尉遲迥。破之。代為相州刺史。皆忌之。以譴去官。昉亦被疎遠。俱懷怨望。忻欲使士彥於蒲州起兵。已為內應。士彥之甥裴通預其謀。而告之。謂助等曰。天也。隋主因其朝謁。執而詰之。遂皆伏誅。隋主素服臨射殿。命百官射三家資物以為誠。

冬十月。隋以楊尚希為禮部尚書。隋主每旦臨朝。日具不倦。尚希諫曰。周文王網。責成宰輔。繁碎之務。非人主所宜親也。隋主善之。而不能從。隋以秦王俊為山南行臺尚書令。陳以江撝為尚書令。吐谷渾太子訶請降于隋。隋主弗納。

吐谷渾可汗夸呂在位百年。屢因喜怒廢。

殺太子。後太子懼，謀執夸呂而降，請兵於隋。邊吏請以兵應之。隋主不許。太子謀洩，被殺。復立其少子，鬼王訶。復懼誅，謀帥部落萬五千戶降隋。遣使請兵。隋主曰：「渾賊風俗，特異人倫。父既不慈，子復不孝。朕以德訓人，何有成其惡逆乎？乃謂使者曰：『父有過失，子當諫諍。豈可潛謀非法，受不孝之名，溥天之下，皆朕臣妾，各為善事。』即稱朕心。鬼王既欲歸朕，朕惟教鬼王為臣子之法，不可遠遣兵馬助為惡事。鬼王訶乃止。」

年○隋文帝開皇七年春正月，隋制諸州歲貢士

三人○二月，隋開揚州山陽瀆○突厥沙鉢略

可汗死，弟莫何可汗處羅侯立。初，沙鉢略以其子

立其弟葉護處羅侯。沙鉢略死，雍虞閭遣使迎之。處羅侯曰：『自木杆以來，多以弟代兄，以庶奪嫡，失先祖之法。』

不相敬畏。汝當嗣位。我不憚拜汝。雍虞閭曰：『叔與我父共根連體，豈可反屈於卑幼乎？且亡父之命，何可廢也？願叔勿疑，遣使相讓者五六。處羅侯竟立。是為莫何可汗。以雍虞閭為葉護。莫何勇而有謀，以隋所賜旗鼓西擊阿波。阿波之衆以為隋兵助之，多望風降附。遂生擒阿波。上書請其死生之命。隋主以問長孫晟。晟對曰：『若突厥背誕，須齊之以刑。今其昆弟自相夷滅，阿波之惡，非負國家。因其困窮，取而為戮，恐非招遠之道。不如兩存之。高頴亦曰：『骨肉相殘，教之盡也。宜存養以示寬大。』隋主從之。
夏五月朔，日食○

秋九月，隋滅梁。以其主蕭琮為首公。隋徵梁主

帥其羣臣二百餘人發江陵。隋主遣武鄉公崔弘度將兵戍江陵。梁主叔父安平王巖弟譽等恐弘度襲之，遣使請降于陳。九月，陳荆州刺史陳慧紀引兵至江陵。巖等驅文武男女十萬口奔陳。隋主聞之，廢梁國。遣高頴

安集遺民拜梁主
冬十一月隋主如馮翊祠故社

是行也李德林以疾不從敕書追之與議伐陳之計及

還隋主馬上舉鞭南指曰待平陳之日以七寶裝嚴公

使自山以東陳臨平湖開初隋主與陳鄰好甚篤每

無及公者陳臨平湖開獲陳謀皆給衣馬禮遣之

而陳侵掠如故故隋伐之會高宗殂隋主即命班師遣

使赴京書稱姓名頓首陳主答書末云想彼統內如宜

此宇宙清泰隋主不悅以示朝臣上柱國楊素以為主

辱臣死再拜請罪隋主問取陳之策於高類對曰江北

田收差晚江南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彼徵士馬聲

言掩襲彼必屯兵守禦廢其農時彼既聚兵我便解甲

再三如此彼以為常後更集兵彼必不信猶豫之頃我

乃濟師登陸而戰兵氣益倍江南土薄舍多茅竹儲積

皆非地窖當密遣人因風縱火待彼修立復更燒之不

出數年財力俱盡矣隋主用其策陳人始困於是信州

總管楊素吳州總管賀若弼及光州刺史高勣等率

平江南之策號州刺史崔仲方上書曰今淮瀕武昌以

下更帖精兵密營度計益信襄荊基郢等州遠近舟楫

安集遺民拜梁主

冬十一月隋主如馮翊祠故社

是行也李德林以疾不從

敕書追之與議伐陳之計

及還隋主馬上舉鞭南指

曰待平陳之日以七寶裝

嚴公使自山以東

陳臨平湖開初隋主與陳

鄰好甚篤每無及公者

陳臨平湖開獲陳謀皆給

衣馬禮遣之而陳侵掠如

故故隋伐之會高宗殂隋

主即命班師遣使赴京書

稱姓名頓首陳主答書末

云想彼統內如宜此宇宙

清泰隋主不悅以示朝臣

上柱國楊素以為主辱臣

死再拜請罪隋主問取陳

安集遺民拜梁主

冬十一月隋主如馮翊祠故社

是行也李德林以疾不從

敕書追之與議伐陳之計

及還隋主馬上舉鞭南指

曰待平陳之日以七寶裝

嚴公使自山以東

陳臨平湖開初隋主與陳

鄰好甚篤每無及公者

陳臨平湖開獲陳謀皆給

衣馬禮遣之而陳侵掠如

故故隋伐之會高宗殂隋

主即命班師遣使赴京書

稱姓名頓首陳主答書末

云想彼統內如宜此宇宙

清泰隋主不悅以示朝臣

上柱國楊素以為主辱臣

死再拜請罪隋主問取陳

乃濟師登陸而戰兵氣益

倍江南土薄舍多茅竹儲

積皆非地窖當密遣人因

風縱火待彼修立復更燒

之不

出數年財力俱盡矣隋主

用其策陳人始困於是信

州

總管楊素吳州總管賀若

弼及光州刺史高勣等率

平江南之策號州刺史崔

仲方上書曰今淮瀕武昌

以下更帖精兵密營度計

益信襄荊基郢等州遠近

舟楫多張形勢若賊以精

兵赴援上流則下流諸將

即可擄

便橫度如其擁眾自衛則

上江水軍鼓行以前彼雖

恃

九江五湖之險非德無以

為固徒有三吳百越之兵

無

恩不能自立矣隋主以仲

方為基州刺史及陳受蕭

巖

等降隋主益忿謂高類曰

我為民父母豈可限一衣

帶

水不拯之乎命大作戰船

人請密之隋主曰吾將顯

行

天誅何密之有使投其榜

於江曰若彼懼而能改吾

復

何求楊素在永安造五牙

大艦起樓五層高百餘尺

置

六拍竿高五十尺容戰士

八百人其次黃龍平乘舳

舳

大小有差晉州刺史皇甫

績言陳有三可滅大吞小

一

也以有道伐無道二也納

叛臣蕭巖於我有詞三也

陸

下若命將出師臣願展絲

髮之效隋主勞而遣之時

江

南妖異特衆臨平湖草又

塞忽然自開陳主惡之乃

自

南妖異特衆臨平湖草又

賣於佛寺為
陳主殺其大市令章華
吳興章華好
學能文以無

先帝之艱難不知天命之可畏溺於嬖寵惑於酒色祠
七廟而不出拜三妃而臨軒老臣宿將棄之草莽謚佞

譏邪弁之朝廷今疆場日蹙隋軍壓境陛下如不改絃
易張臣見麋鹿復遊於姑蘇矣陳主大怒斬之胡氏曰

人臣之義固不可視君辱亡而不諫然有可否之義焉
章華忠矣然位非公卿官非諫爭危言劇上以路芥鐵

而其本心乃以見擯於時鬱鬱不得志而發也則雖死
於直言又安得

繼洩治之後乎
禎明二年春三月隋下詔伐陳詔曰陳叔寶據手

掌之地怨溪壑之
險劫奪閭閻驅迫內外窮奢極侈河書作夜斬直言之
客城無罪之家數天造惡祭鬼求恩君子潛逃小人得

志天災地孽物怪人妖背德違言播蕩疆場可出師
律應機誅殄在斯一舉永清吳越又送璽書暴陳主

十惡寫詔三十
萬紙通諭江外夏五月陳主廢其太子胤立子深

為太子胤性聰敏好文學然頗有過失詹事袁憲切
諫不聽時沈后無寵陳主疑其母子怨望惡

之張孔二妃日夜構成其短孔範之徒又於外助之陳
主欲立張貴妃子始安王深為嗣尚書蔡徵順旨稱贊

袁憲厲色折之陳主卒廢胤為吳興王而立深為太子
深亦聰慧有志操容止儼然雖左右近侍未嘗見其喜

愠陳主聞袁憲嘗諫胤即日用憲為僕射陳主遇沈后
素薄張貴妃專後宮之政后澹然未嘗有所忌怨身居

儉約衣服無錦繡之飾唯尋閱圖史及釋典為事數
上書諫爭陳主欲廢之而立張貴妃會國亡不果冬

十月隋以晉王廣為淮南行省尚書令行軍元

帥帥師伐陳

隋置淮南行省於壽春以晉王廣為尚

留之遂有事於太廟命晉王廣秦王俊清河公楊素皆

為行軍元帥廣出六合俊出襄陽素出永安廬州總管

韓擒虎出廬州吳州總管賀若弼出廣陵凡總管九十

兵五十一萬八千皆受晉王節度旌旗舟楫巨艦千

里以高顯為元帥長史王韶為司馬軍事皆取決焉

謂郎中薛道衡曰江東可克乎道衡曰克之郭瑒言

東分王三百年復與中國合今此數將用一也主上恭

儉勤勞叔實荒淫驕侈二也國之安危在所寄任彼

江揔為相唯事詩酒拔小人施文慶委以政事蕭摩訶

任變奴為大將皆一夫之用耳三也我有道而大彼無

德而小量其甲士不過十萬西自巫峽東至滄海分

則勢懸而力弱聚之則守此而失彼四也席捲之勢

在不疑秦王俊督諸軍屯漢口為上流節度陳以周

在督諸軍拒之楊素引舟師下三峽軍至流頭陳將

軍戒斬以青龍百餘艘兵數千人守狼尾灘地勢險峭

隋人患之素曰勝負大計在此一舉若晝日下船彼見

我虛實灘流迅激制不由人則吾失其便不如以夜掩

之乃夜帥黃龍數千艘銜枚而下遣將軍劉仁恩帥甲

騎擊斬敗之悉俘其衆勞而遣之秋毫不犯遂帥水軍

東下舟艦被江旌甲曜日陳之鎮戍相繼以聞施文慶

沈客卿並拆而不言陳江中無一關船上流兵皆阻揚

素軍不得至湘州刺史晉熙王叔文在職既久大得人

和陳主忌之自度素與羣臣少恩恐不為用乃以施文

慶代叔文配以精兵二千欲令西上文慶深以為喜然

懼出外之後執事者持已短長因進沈客卿自代未發

聞二人共掌機密護軍將軍樊毅言於素憲曰京口采

石俱是要地各領銳兵五千并出金翅二百緣江上下

以為防備憲及驃騎將軍蕭摩訶皆以為然施文慶恐

無兵從已而客卿又利文慶之任已得專權白陳主曰

此是常事邊城將帥足以當之若出人船必恐驚擾及

隋軍臨江。間諜驟至。憲等奏請再三。文慶曰。元會將逼。南郊復通。今若出兵。事便廢闕。復以貨動江。搃使抑憲。等。由是議久不決。陳主從容謂侍臣曰。王氣在此。齊兵三來。周師再來。無不摧敗。彼何為者。邪。孔範曰。長江天塹。限隔南北。今日虜軍豈能飛度。邪。邊將欲作功勞。妄言事急。臣每患官卑。虜若度江。定作太尉公矣。陳主以為然。故不為深備。奏伎縱酒。賦詩不輟。突厥莫何可汗死。兄子頡伽施多那都藍可汗立。○吐谷渾裨王木彌降隋。吐谷渾裨王拓跋木彌請以千餘家降隋。隋主曰。渾賊情狂。妻子懷怖。然叛夫背父。不可收納。又其本意。正自避死。今若違拒。又復不仁。但宜慰撫。任其自拔。不須出兵應接。

隋書祖文皇帝開皇九年春正月總管賀若弼

韓擒虎進軍滅陳獲其王叔寶

正月朔陳王會朝大霧四塞陳主昏

時至曉時乃寤是日賀若弼自廣陵引兵濟江先是弼以老馬多買陳船而匿之買弊船五六十艘置於濱內陳人覘之以為中國無船又令緣江防人交代之際必集廣陵大列旗幟營幕被野陳人以為隋兵大至急發兵為備既而不知不復設備又緣江時獵人馬喧譟及是濟江陳人遂不知覺韓擒虎將五百人自橫江宵濟采石守者皆醉遂克之戍主馳啓告變陳主以蕭摩訶嬰殺魯廣達並為都督司馬消難施文慶並為大監軍遣樊猛帥舟師出白下既而賀若弼拔京口軍令嚴肅秋毫不犯有軍士於民間酤酒者弼立斬之所俘獲六千餘人弼皆釋之給糧勞遣付以救書令分道宣諭於是所至風靡韓擒虎進攻姑孰半日拔之父老來謁者晝夜不絕於是弼自北道擒虎自南道並進緣江諸處望風盡走弼進據鍾山晉王廣遣總管杜彥與韓擒虎

合軍屯于新林。陳人大駭。降者相繼。時建康甲士尚十餘萬人。陳主唯晝夜啼泣。臺內處分。一以委施文慶。文慶既知諸將疾已。恐其有功。乃奏曰。此等快快。那可專信。由是諸將凡有啓請。率皆不行。賀若弼之攻京口也。蕭摩訶請逆戰。不許。及弼至鐘山。摩訶又曰。弼懸軍深入。壘塹未堅。出兵掩襲。可以必克。又不許。任忠言於陳主曰。兵法客貴速戰。主貴持重。今國家足食足兵。宜固守臺城。緣淮立柵。北軍雖來。勿與交戰。分兵斷江路。無令彼信得通。給臣精兵一萬。金翅三百艘。下江徑掩六合。彼大軍必謂其度江將士已被俘獲。自然挫氣。淮南士人與臣舊相知。悉令開臣往。必皆景從。臣復揚聲欲往徐州。斷彼歸路。則諸軍不擊自去。待春水既漲。上江周羅喉等衆軍。必沿流赴撲。此良策也。陳主不能從。明日。數然曰。兵久不決。令人腹煩。可呼蕭郎一出擊之。任忠叩頭苦請。勿戰。孔範又奏請作一決。當爲官勒石燕然。陳主從之。多出金帛充賞。使魯廣達陳於白土岡。任

忠樊毅孔範蕭摩訶軍以次而北。亘二十里。首尾連連。不相知。賀若弼登山望之。馳下。以所部甲士八千勦陳。待之。陳主通於蕭摩訶之妻。故摩訶無戰意。唯魯廣達以其徒力戰。與弼相當。隋師退走數四。弼縱煙以自隱。陳兵斬首皆走。獻求賞。弼知其驕惰。更引兵趣孔範。範兵暫交。即走。諸軍亂潰。不可復止。擒蕭摩訶。釋而禮之。任忠馳見陳主。言敗狀。曰。官好住。臣無所用力矣。陳主與金兩膝。使募人出戰。忠曰。陛下當就上流進軍。臣以死奉衛。陳主信之。敕出部分。會韓擒虎自新林進軍。忠遂帥數騎迎降於石子岡。引擒虎軍直入朱雀門。陳人欲戰。忠揮之曰。老夫尚降。諸軍何事。衆皆散走。唯忠在殿中。陳主謂曰。我從來遇卿。不勝餘人。今但造此耳。陳主遣遠將避匿。憲正色曰。大事如此。去殺安之。不若正衣冠。御正殿。依梁武帝見侯景故事。陳主不從。曰。吾不自有計。乃從官人十餘出景陽殿。將自投于井。窻者不從。後閣舍人夏侯公韻以身蔽井。陳主與爭久之。乃

得入。既而軍人窺井，呼之不應，欲下石。乃聞叫聲，以繩引之，驚其太重，及出，乃與張貴妃、孔貴嬪同東而上。流后居處如常，太子深年十五，閉閣而坐，舍人孔伯魚侍側。軍士叩閣而入，深安坐勞之。軍士咸致敬焉。賀若弼乘勝至樂遊苑，魯廣達猶督餘兵苦戰不息，所殺獲數百人。會日暮，乃解甲面臺，再拜慟哭，謂衆曰：「不能救國，負罪深矣。」士卒皆涕泣歎歎，遂就擒。弼燒門入，闔搗虎已得叔寶，呼視之，叔寶惶懼，流汗股慄，向弼再拜，既而弼取功在擒虎後，與之相詢，挺刃。晉王廣入建康，誅而出，欲令叔寶作降箋歸已，不果。

陳都督施文慶等五人

高頴先入建康，晉王廣使人馳告之，令留張麗華。頴曰：「昔太公蒙面以斬妲己，此豈可留也。」斬之。廣聞之，變色曰：「昔人云：無德不報，我必有以報高公矣。」由是恨頴。手入建康，以施文慶論佞，沈客卿聚斂，與陽慧朗、徐紇、景嘗皆為民害，斬之，以謝三吳。使高頴與記室裴矩。

收圖籍，封府庫，一無所取。聞者賢之，以質若淵。連今先期，故以屬吏帝驛召之，且詔廣曰：「平定江表，弼與擒虎之力也。」賜物萬段，別詔褒美。開府王頊、僧辯之子也。夜發陳高祖陵，焚骨取灰，投水而飲之。既而自縛歸罪於廣，廣以聞。以許善心為散騎常侍，帝使以陳亡告而赦之。

服號哭於西階之下，藉草東向坐三日，數書官馬。明日就館，拜散騎常侍，善心哭盡哀，政服垂泣，再拜受詔。明日乃朝，伏泣於殿下，悲不能與上顧左右，曰：「我平陳水陳國，唯獲此人，既能懷其舊君，即我之誠臣也。」

軍都督周羅暉降

初，羅暉守江夏，秦王俊不得進，時

巖綴鐵鑊，橫截上流，以遏隋船。竭其私財，以充軍用。楊素擊之，四十餘戰，忠肅守險力爭，隋兵死者五千餘人。既而隋師屢捷，忠肅棄柵而遁，復據荆門之延洲。素遣五牙四艘，以拍竿碎其艦，遂大破之。於是巴陵以東，無

復城守者。及建康平。諸城皆解甲。羅喉乃與諸將大臨三日。放兵散。然後詣俊降。上江皆平。王世績在郢口。移書告論江南。諸郡皆降。遣使巡撫陳地州郡。○二月。置鄉

正里長。蘇威奏請五百家置鄉正。使治民間。薛公李德林以為本廢鄉官判事。為其里間親黨。刺

斷不平。今令鄉正治民。為害最甚。上竟將軍宇文述用威議。乃以百家為里。置里長一人。

拔吳東揚州。執其刺史蕭巖。蕭巖以歸。殺之。吳

州刺史蕭巖能得物情。陳亡。吳人推巖為主。右衛大將軍宇文述等討之。破其柵。執巖。東揚州刺史蕭巖以會

稽降。與陳皆陳湘州刺史陳叔慎起兵長沙。敗

死。素之下荆門也。遣龐暉將兵略地。南至湘州。城中

史。酒醕嘆曰。君臣之義。盡於此乎。長史謝基伏而流涕。助防。遂與侯正理起曰。主辱臣死。諸君獨非陳國之臣

乎。今天下有難。實致命之秋也。縱其無成。猶見臣節。青

門之外。有死不能。今日之機。不可猶豫。後應着斬。衆咸

許諾。乃刑牲結盟。遣人詐奉降書於龐暉。暉入。叔慎伏

甲執之。以徇。并其衆皆斬之。叔慎坐于射堂。招合士衆。數日之中。得五千人。衡陽太守樊通。武州刺史鄒居業。

皆舉兵助之。隋刺史薛胄將兵適至。擊之。叔慎遣陳正

理。樊通拒戰。兵敗。胄乘勝入城。陳馮翊以嶺南降。

擒叔慎。居業送秦王俊斬之。嶺南未有所附。數郡共奉高涼郡太夫人

陳地悉平。洗氏為主。詔遣柱國韋洗等安撫嶺外。陳

豫章太守徐璿據南康拒之。洗等不得進。晉王廣遣陳

叔寶遺夫人書。諭以國亡。使之歸隋。夫人集首領數千

人。盡日慟哭。遣其孫馮翊帥衆迎洗。洗擊斬徐璿。嶺南

皆定。表翊為儀同三司。用洗氏為宋康郡夫人。衡州司

馬任瓌勸都督王勇據嶺南求陳氏子孫立以為帝勇
不能用以所部來降瓌棄官去於是陳國皆平得州三
十郡一百縣四百詔夷建康城
邑宮室更以石頭城置蔣州
夏四月晉王廣班

師停陳叔寶至京師獻于太廟論功行賞有

差帝坐廣陽門觀引陳叔寶於前使納言宣詔勞之內

羣臣並愧懼伏地屏息不能對既而宥之魯廣達追傷

本朝淪覆得疾不瘳憤慨而卒帝給賜叔寶甚厚叔寶

願得一官號帝曰叔寶全無心肝既而以陳氏子弟多

恐其在京城為非乃分置邊州給田業使為生歲時賜

衣服以安全之進楊素爵為越公賀若弼宋公弼與韓

擒虎爭功於帝前弼曰臣在蔣山死戰破其銳卒擒其

驍將震揚威武遂平陳國擒虎曰臣以輕騎五百直取

金陵執陳叔寶弼夕方至臣啓關納之安得與臣比帝

曰二將俱為上勳於是進擒虎上柱國高頊爵齊公從

容命頊與弼論平陳事頊曰弼先獻十策後苦戰破賊

臣文吏耳焉敢與之論功帝大笑嘉其有讓初上嘗使

頊問方略於李德林至是賞其功授柱國封郡公已宣

教或說頊曰今歸功德林諸將必當憤惋而公亦為虛

行矣頊又言之乃止賀若弼撰其所畫策上之謂之御
授平陳七策帝弗省曰我不求名公宜自載家傳後突
厥來朝帝謂之曰汝聞江南有陳國乎因命左右引突
厥諸韓擒虎前曰此是執得陳國天子者擒虎厲色頊
之突厥惶恐不敢仰視龐晃等短高頊帝怒皆黜之親
禮逾密因謂頊曰公猶鏡
也每被磨瑩皎然益明
復故陳境十年餘州一

年○投陳孔範等於邊裔

晉王廣之戮陳五佞也
未知孔範王瑳王儀沈

璿之罪故得免至是始暴其惡投之邊裔以謝吳越之
人璿忌刻貪鄙儀傾巧側璿險詭邪諂故同罪焉

以陳江總表憲等為開府儀同三司

以江表憲等為開府儀同三司

為開府儀同三司。帝嘉表憲雅操。下詔以為江表憲等。又以前陳散騎常侍表元友。數直言。擢拜主爵侍郎。謂羣臣曰。平陳之初。我悔不殺任夔奴。受人榮祿。兼當重寄。不能橫尸徇國。乃云無所用力。與弘演納肝何其遠也。見周羅睺慰諭之。許以富貴。羅睺泣對曰。臣荷陳氏厚遇。本朝淪亡。無節可紀。得免於死。陛下之賜也。何富貴之敢望。賀若弼謂羅睺曰。聞公鄧縡捉兵。即知揚州可得。羅睺曰。若得與公周旋。勝負未可知也。伐陳之役。以陳降將羊翔為鄉導。位至上開府儀同三司。班在羅睺上。韓擒虎戲之曰。不知機變。乃立羊翔之下。羅睺曰。昔嘗謂公天下節士。今日之言。非所望也。擒虎有愧色。初。陳散騎常侍韋鼎。聘于周。遇帝而異之。謂曰。公當大貴。貴則天下一家。歲一。周天老夫當委質於公矣。及歸。盡賣田宅。或問其故。鼎曰。江東王氣盡於此矣。至是召為

上儀同 詔除毀兵仗

詔曰。今率土大同。舍生遂性。禁衛之餘。鎮守之外。戎旅軍器皆

宜傳罷。武力之子。俱可學。殺樂安公元諧。諧性豪俠。經民間甲仗。悉皆除毀。誹詆不能取媚。左右與王誼善。閏月。以蘇威為僕誼誅。或告諧謀反。案驗伏誅。

射楊素為納言 ○ 秋七月。羣臣請封禪。不許 ○

八月。以王雄為司空

左衛大將軍王雄。貴寵持威。寬容下士。朝野傾屬。帝陰忌

之。以雄為司空。實奪之。權。雄乃杜門。不通賓客。久。十一月。詔定雅樂。帝。初。柱國鄭譯請修正雅樂。詔太常卿牛弘。國子祭酒辛彥之。博士何妥等議之。積年不決。譯言古樂十二律旋相為宮。各用七聲。世莫能通。譯因龜茲人蘇祇婆善琵琶。始得其法。推演為十二均。八十四調。以技太樂所奏。

例皆乖越。又於七音之外更立一聲。謂之應聲。與邵公
世子蘇夔議。累忝定律。時人以音律久無通者。非譚夔
一朝可定。帝素不悅。學而牛弘不精音律。何安自不
逮。常欲沮壞其事。乃立議非之。或欲令各造樂而擇其
善者。安又恐樂成。善惡易見。乃請張樂試之。先白帝云
黃鍾。象人君之德。及奏黃鍾之調。帝曰。旨。和雅。與我
心會。安因奏止用黃鍾一宮。不假餘律。上悅。從之。時又
有樂工萬寶。常妙達鍾律。上召問之。寶常曰。此亡國之
音也。上不悅。寶常請以水尺為律。上從之。寶常造諸樂
器。其聲準下。譯調二律。其聲雅淡。不為時人所好。蘇夔
尤忌之。夔父威。方用事。凡言樂者皆附之。寶常樂竟。寢
不行。及平陳。獲宋齊樂器工人。上廷奏之。歎曰。此華夏
正聲也。乃調五音為五夏。二舞。登歌。房內等十四調。寶
常用之。太常置清商署以掌之。至是牛弘又奏中國舊
音多在江左。今得梁陳舊樂。請加備緝。以備雅樂。其後
魏後周之樂。雜有邊裔之聲。帝悉停之。乃詔弘與許云

心。姚察及虞。以辛公義為岷州刺史。岷俗畏疫。一人
世。基參定。病闔家避之。病

者多死。公義命皆與置廳事。暑月廳廊皆滿。公義設榻
晝夜處其間。以秩祿具醫藥。身自省問病者。既愈。乃召
其親戚諭之曰。死生有命。豈能相染。若能相染。吾死久
矣。皆慙謝而去。其後人有病者。爭就使君。其家親戚固
留養之。始相慈愛。風俗遂變。後遷并州刺史。下車先至
獄中。露坐。驗問十餘日。問決遣咸盡。還領新訟。事皆立
決。有須禁者。公義即宿廳事。終不還閣。或諫曰。公事有
程。何自苦。公義曰。刺史無德。不能使民無訟。豈可禁人
在獄而安寢於家乎。罪人聞之。咸自款服。後有訟者。鄉
閭父老。遽曉之曰。此小事。何忍勤勞使君。訟者多兩讓
止而

十年春二月。以李德林為湖州刺史。德林特才好

由是以佐命元功十年不徙級數與蘇威異議高頴常
 勅威帝多從之常賜德林莊店使自擇之德林請高阿
 那肱店店人訴本高氏彊奪民田所為威因奏德林誣
 罔自入帝益惡之虞慶則等奉使關東還奏鄉正專理
 辭訟黨與愛憎公行貨賄帝令廢之德林曰茲事臣本
 以為不可然始置即停朝成暮毀非帝王設法之義自
 今羣臣於律令輒欲改張願陛下即以軍法從事不然
 紛紜不已帝怒大詔曰爾欲以我為王莽邪先是德林
 稱父為太尉諮議以取贈官黃門侍郎陳茂言德林父
 實終於校書帝甚銜之至是面數其罪出為湖州刺史
 遷懷以柳莊為饒州刺史給事黃門侍郎柳莊有
 州卒與故雅達政事帝及高頴蘇威皆重之
 與陳茂同僚不能降意茂譖而出之
 殺楚州參軍
 李君才於殿內帝性猜忌不悅學既任智以獲大位
 因以文法自矜明察臨下恒令左右

親視內外有過失則加以重罪又患令史贓汙私使人
 以錢帛遺之得犯立斬每於殿廷捶人揮楚不甚即命
 斬之高頴柳或等諫曰朝堂非殺人之所殿廷非決罰
 之地不納頴等乃盡詣朝堂請罪帝不憚乃令殿內去
 杖後李君才言帝寵高頴過甚帝怒命杖之而殿內無
 杖遂以馬鞭捶殺之因復置杖未幾怒甚又於殿廷殺
 人兵部侍郎馮基固諫不從尋夏五月詔軍人悉屬
 州縣宣慰基而怒羣臣之不諫者
 州縣定今可悉屬州縣其墾田籍帳一與民同軍府統
 領宜依舊式仍罷
 緣邊新置軍府
 六月制民年五十免役收庸○
 秋七月以楊素為內史令○冬十一月江南亂
 以楊素為行軍總管討平之
 江表自東晉已來刑
 法疏緩世族陵駕寒

門平陳之後。盡反其政。蘇威復作五教。使民誦之。士民
 嗟怨。民間復訛言。隋欲徙之入關。遠近驚駭。於是越州
 高智慧。蘇州沈玄愔。皆舉兵反。自稱天子。攻陷州縣。陳
 之故境。大抵皆反。大者有眾數萬。小者數千。執縣令。殺
 之。曰。更能使僕誦五教邪。詔遣楊素討之。素將濟江。使
 麥鐵杖戴束藁。夜浮渡江。覘賊還。而復往。為賊所擒。遣
 兵三十人。防之。鐵杖取賊刀亂斬。防者盡殺之。而歸。素
 大奇之。奏授儀同三司。素帥舟師。自揚子津入。擊賊。玄
 愔敗走。追擒之。智慧據浙江東岸。為營。周巨百餘里。船
 艦被江。素擊之。子總管來護兒曰。吳人輕銳。利在舟楫。
 必死之賊。難與爭鋒。公宜嚴陳以待之。勿與接刃。請假
 奇兵數千。潛度掩破其壁。使退無所歸。進不得戰。此計
 信破。趙之策也。素從之。護兒以輕舸數百。直登江岸。襲
 破其營。因縱火。煙焰漲天。素縱兵奮擊。大破之。智慧逃
 入海。素遣總管史萬歲帥眾二千。踰嶺越海。攻破溪洞。
 不可勝數。前後七百餘戰。轉鬪千餘里。寂無聲。聞者十

旬。遠近皆謂已沒。萬歲置書竹筒中。浮之於水。得者以
 告。素上其事。上嗟嘆。厚賜其家。素追智慧。克温州。智
 走保閩。越上以素久於外。今馳傳入朝。素以餘賊未殄。
 復請行。泛海奄至泉州。賊帥王國慶。自以海路艱阻。不
 設備。棄州走。餘黨皆散。素分兵追捕。密令人說國慶。使
 斬送智慧。以自贖。餘黨悉降。江南大定。素用兵多權略。
 馭眾嚴整。每將臨敵。必求人過失。而斬之。多至百餘人。
 流血盈前。言笑自若。及其對陳。先令一二百人赴敵。或
 不能陷。陳而還者。悉斬之。更令二三百人復進。還亦如
 之。將士股慄。有必死之心。由是戰無不勝。稱為名將。素
 時貴幸。言無不從。從素行者。微功必錄。至它將。雖有大
 功。多為文吏所譴却。故素雖殘忍。士亦以此願從焉。胡
 氏曰。伐讎討逆。誅暴解紛。兵之大用也。讎未復。逆未除。
 暴未誅。紛未解。則有不得已而殺人者。殺敵而已。未聞
 先殺吾人。而使之致力於殺人也。特三令五申。以警懼
 之而已。楊素部曲皆練習精銳。而所當者。又非疆敵。乃

殘忍如此而後成功。昔禹夷反，遣給事郎裴矩討

平之。以馮盎為高州刺史，沈氏為燕國夫人。

夷王仲宣反，嶺南首領多應之。引兵圍廣州，韋洸中流

矢卒，詔以其副慕容三藏檢校軍事。又詔裴矩巡撫嶺

南，矩至南康，得兵數千人，擊斬仲宣。遣別將至南海，高

涼沈夫人遣其孫馮暄將兵救廣州，迺遁。夫人大

怒，遣使執暄繫獄，更遣孫盎會三藏等合擊仲宣。仲宣

衆潰，沈氏親被甲乘介馬，張錦繖，引穀騎衛從。裴矩巡

撫二十餘州，蒼梧首領陳坦等皆來謁見。矩承制署為

刺史，縣令使還統其部落。嶺表遂定。上以矩為民部侍郎，拜盜高州刺史，贈馮寶燕國公。用沈氏為燕國夫人。

開幕府置官屬，給印章，聽便行事。赦暄迺遁之罪。番

州總管趙訥貪虐，但僚亡叛。夫人上封事論之。上遣推

訥，竟致於法。赦夫人招慰亡叛。夫人親載詔書，稱使者

歷十餘州，所至皆降。上嘉之。賜臨振縣為湯沐邑。

十一年春二月，吐谷渾可汗夸呂死，子世伏立。

夸呂聞陳亡，大懼，遁逃。以劉曠為荊州刺史。平鄉

保險，遣使入貢，尋卒。曠有異政，以義理曉諭訟者，皆引咎而去。

獄中草滿，庭可張羅。高頴薦之，故有是命。是月晦，日

食。○秋八月，殺滕王瓚。初，帝徵時與瓚不協，帝為

帝，其妃周高祖妹，順陽公主也，亦與瓚不協。帝為

平，帝命出之。瓚不可，至是從幸栗園，遇鳩暴卒。

十二年秋七月，蘇威以開府就第。尚書盧愷除

名，何安與蘇威爭議事，積不相能。威子夔與安議樂，復

不同。議者以威故，同夔者什八九。安恚曰：吾席間函

丈四十餘年，反為昨暮兒所屈邪。遂奏威與盧愷、薛道衡、主弘、李同和等共為朋黨。帝大怒，威免官爵。以開府就第。盧愷除名，知名之士得罪者百餘人。自周以來，選無清濁，及愷攝吏部，與薛道衡等甄別士流，故涉朋黨之謗，以至得罪。未幾，上曰：蘇威德行著，但為人所誤耳。命復通籍，威好立條章，每歲責民間五品不遜者，或云管內無五品之家，其不相應，領類如此。又為餘糧簿，欲使有無相贍。民部侍郎郎茂以為煩迂不急，皆奏罷之。茂嘗為衛國令，有民張元預，兄弟不睦，丞尉請加嚴刑。茂曰：元預兄弟本相憎疾，又坐得罪，彌益其忿，非化民之意也。乃徐諭之以義，元預是月晦，日食。○八月，等各感悔，頓首請罪，遂相親睦。

制諸州死刑悉移大理奏裁

帝以天下用律者多，是冬十月，新義公韓擒虎卒。○十二月，以楊素

為僕射，與高頌專掌朝政，領軍大將軍賀若弼

除名

楊素性疎辯，高下在心。唯頌推高頌，故牛弘厚

至於推誠體國，處物平當，有宰相識度，則不如頌遠矣。賀若弼自謂功名出朝臣之右，當為宰相。及素為僕射，不平，形於言色。由是免官。怨望愈甚。久之，上下弼獄，謂之曰：我以高頌揚素為宰相，汝每昌言毀之，何也。弼曰：頌是臣之故人，素臣之舅子，臣知其為人，誠有此語。公卿奏弼罪當死。上曰：臣下守法不移，公可自求活理。弼曰：臣將八千兵，擒陳叔寶，竊以此望活。上曰：此已格外重賞。弼曰：臣今還格外望活。上低回者數日，持令除名。歲餘，復詔免河北河東功，減田租。有司言府藏其寶位，積於廊廡，於是更闢左藏院以受之。上乃詔曰：寧積於人，無藏府庫。河北河東今年田租三分減一。兵減半。功

調全遣使均田時天下戶口歲增京輔及三河地少
免天下之田其狹鄉每丁纔至二十畝老少又少焉

十三年春二月作仁壽宮

詔楊素營仁壽宮於岐州之北素奏宇文愷封

德彝為土木監於是夷山堙谷以立宮殿崇臺累榭宛轉相屬役使嚴急丁夫多死覆以上石因而築之死者以萬數
禁藏識緯○秋七月晦日食○詔議明堂

制度

帝命禮部尚書牛弘等議明堂制度宇文愷獻木樣帝命有司度地立之而諸儒議久不決乃

突厥突利可汗請婚許之

帝之滅陳也以陳故寶屏風賜突厥大美

公主以其宗國之覆心常不平書屏風為詩敘陳亡以自寄帝聞而惡之禮賜漸薄公主遂病感都藍可

汗頗為邊患帝遣將軍長孫晟使突厥因發公主私事廢之內史侍郎裴矩請說都藍使殺公主時處羅侯之

子染干號突利可汗居北方遣使求婚帝使矩謂之曰能殺大義公主乃許婚突利遂諧公主於都藍都藍因

發恐殺公主更表請婚朝議將許之長孫晟曰雍虞閭反覆無信直以與玷厥有隙故欲依倚國家雖與為婚

終當叛去今若尚主承藉威靈玷厥染干必受其徵發

疆而更反後恐難圖且染干者處羅侯之子素有誠款

前嘗乞婚不如許之招令南徙兵少力弱易以誑誑使敵雍虞閭以為邊捍上曰善從遣使慰諭染干許高公

十四年夏四月行新樂

協律郎祖孝孫從陳陽山太守毛爽受京房律法半

弘使孝孫參定雅樂布管飛灰順月皆驗又每律生五音十一律為六十音因而六之為三百六十音分直一

歲之日以配七音而旋相為官之法由是著明弘等乃
奏請復用旋官法帝猶記何安之言不聽於是弘等復
附帝意銷毀前代金石以息異議又作武舞以象功德
至是樂成詔行之乃禁民間所造繁聲萬寶嘗聞新樂
泫然泣曰淫厲而哀天下不久盡矣寶常六月始給
竟饑死且死悉取其書燒之曰用此何為

公卿以下職田 先是臺省府寺及諸州皆置公廨
收息取給工部尚書蘇孝慈以為官

司出舉與生煩擾百姓敗損風俗請皆禁止給地以營
農於是始詔公卿以下皆給職田毋得治生與民爭利

秋七月以蘇威為納言 ○詔直太史劉孝孫等

定曆已而罷之 初張賓曆既行劉孝孫及劉焯並言
其失賓方有寵劉焯附之斥罷孝孫

等復賓卒孝孫復上其事詔直太史累年不調乃抱其
書使弟子與觀詣闕下伏哭執法拘而奏之帝以問何

安安言其善使與張胃玄校賓曆久之不定上令參問
日食事楊素等奏太史奏日食二十有五皆無驗而胃

玄所刻妙中孝孫驗亦過半於是上引孝孫胃玄等親
勞之孝孫請先斬劉焯乃可定曆帝不悅又罷之孝孫

卒 關中旱饑八月帝如洛陽 上遣左右視民食得
涕以示羣臣深自咎責為之不御酒肉者暮年至是

民就食於洛陽敕斥候不得驅逼男女參爾於仗備之
間遇扶老攜幼者輒引馬避之至

艱險處見負擔者令左右扶助 冬閏十月詔高仁

英蕭琮陳叔寶修其宗祀官給器物 詔以齊宗祀廢

絕命高仁英蕭琮陳叔寶以時脩祭所須器物有司給
之叔寶侍宴出帝目之曰此敗豈不由酒以作詩之功

何如思安時事當賀若弼度京口彼人密啓告急叔寶
飲酒遂不之省高顯至日見啓在牀下猶未開封誠可

見啓在牀下猶未開封誠可

笑齊州刺史盧賁有罪除名賁坐民饑閉糶除名

命功不可棄。帝曰：微劉昉，鄭譯、盧賁、柳裘、皇甫績等，則我不至此。然此等皆反覆子也。當周宣帝時，以無賴得

幸。及帝大漸，此輩行詐，願命於我。我將為政，又欲亂之。自為難信，非我棄之，衆人見此，謂我薄於功臣，斯不無

矣。賁遂廢卒於家。胡氏曰：是非之心，人皆有之。隋文固險黠，伎忍，而其本心則未嘗泯亡。方其圖集大利，以權

數相傾，則攘臂囊裳爭先相附者為能。及夫所欲既得，而反思可否，則凜身顧義，不預危事者為是。此蓋感所

以象珠常之顧，而譯賁廢死，劉昉極刑也。散騎侍郎亦可為傾覆輕薄，厭常為新者之深監矣。

王劭上皇隋靈感志帝好機祥小數，劭前後上表，言上受命符瑞甚衆，又探歌

謠，識緯、摺、佛書、曲、加、誣、飾、撰、皇、隋、靈、感、志、三、十、卷、奏、之、上、今、宣、示、天、下、勅、集、諸、州、朝、集、使、盥、手、焚、香、閉、目、而、讀、之、曲、折、其、聲、有、如、歌、詠、涉、旬、而、罷、帝、益、喜、賞、賜、優、洽、

十五年春正月，帝東巡，祀天于泰山。以歲旱，謝愆咎也。禮

如南。二月，收天下兵器。○三月，還宮。○仁壽宮

成，以封德彝為內史舍人。仁壽宮成，幸之。時天暑，役夫死者相次於道。楊

素悉焚除之，帝不悅。及至，見制慶壯麗，大怒曰：楊素為

吾結怨天下，素聞之，慮獲譴，封德彝曰：公勿憂。俟皇后

至，必有恩詔。明日，帝果召素入對，后勞之曰：公知吾夫

婦老，無以自娛，盛飾此宮，豈非志孝。賜賚厚甚，素負貴

恃才，多所凌侮，唯賞重德彝，引與論議，屢薦於帝，擢為內史舍人。夏六月，鑿靈底柱。○

焚相州所貢綾文布於朝堂。○秋七月，納言蘇

威免尋復其位威坐從祠不敬免俄而復位帝謂

王此妄言也然其性狠戾不切世要求名 冬十月以

韋世康為荊州總管世康和靜謙怒為吏部尚書

之志謂子弟曰祿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待暮有疾便

辭因懇乞骸骨不許使鎮荊州時天下唯有四總管并

楊益荆以晉秦蜀 十二月敕盜邊糧升以上皆斬

三王及世康為之

○詔文武官以四考受代○賜汴州刺史令狐

熙帛三百匹熙考績為天下之最賜帛頒告天下

十六年夏六月初制工商不得仕進○秋八月

詔死罪三奏然後行刑○以光化公主妻吐谷

渾

十七年春二月遣太平公史萬歲討南寧羌平

之初梁睿之克王謙也夷獠皆附唯南寧州酋帥慶震

不服睿上疏乞因平蜀之衆略定之帝未之許至是

乃以史萬歲為行軍總管帥衆擊之入自蜻蛉川過諸

葛亮紀功碑度西洱河入渠濫川行千餘里破其三

餘部虜獲男女二萬餘口諸夷大懼遣使請降獻明珠

桂州亂遣軍討平之以令狐熙為總

管桂州使帥李光仕作亂遣周法尚討斬之上以夷越

數反以令狐熙為桂州總管許以便宜從事及制補

後。熙至部。大弘恩信。其漢洞渠帥更相謂曰。前時總管
皆以兵威相脅。今者乃以手教相諭。我輩其可違乎。於
是相帥歸附。先是州縣生殺長吏多。寄治於總。三月詔
警府。熙悉遣之。為建城邑。開學校。華夷感化焉。

諸司論屬官罪聽律外決杖

帝以所在屬官不職
憚其上。事難克舉。故

有是詔。於是上下相驅。迭行播楚。以殘暴為幹能。守
為懦弱。又以盜賊繁多。命盜一錢以上皆棄市。或三人
共盜一瓜。事發即死。於是行旅皆晏起早宿。天下探
有數人。劫執事而謂之曰。吾豈求財者邪。但為在人
耳。而為我奏至尊。自古立法未有盜一錢而死也。而
以聞。吾更來。而屬無類矣。帝聞乃為停之。又嘗乘怒。欲
以六月杖殺人。大理少卿趙綽固爭。帝曰。六月雖曰生
長。此時必有雷霆。我則天而行。有何不可。遂殺之。掌
來曠告綽。濫免徒囚。推驗無實。帝怒。命斬之。綽又固
帝拂衣入闕。綽託奏他事。復入。再拜曰。臣有死罪。不



能制馭掌固。使觸天刑。一也。因不合死。不能死。二也。
本無他事。妄言求入。三也。帝意解。會獨孤后在坐。命賜
綽酒。及二金盃。曠因免死。蕭摩訶子世略在江南。作亂
摩訶當從坐。綽固諫。上命綽退。綽曰。臣奏獄未決。不敢
退。帝乃釋之。刑部侍郎辛曹嘗衣緋禪。帝以為厭。遂斬
之。綽曰。法不當死。臣不敢奉詔。帝怒甚。命引綽斬之。綽
曰。寧殺臣。不可殺曹。至朝堂。解衣就刑。上復使人問之。
對曰。執法一心。不敢惜死。帝乃釋之。帝以綽誠直。前後

賞賜萬計。與大理卿薛元會。衣劍有不齊者。御史不勅。殺
法。帝晚節用法益峻。元會衣劍有不齊者。御史不勅。殺
之。諫議大夫毛思祖諫。又殺之。帝既喜怒不恒。不復依
準。糾律。信任楊素。素復任情不平。與鳴驢少卿陳廷秀
陳嘗經蕃客館。庭中有馬屎。又衆僕於。擣蕭蕭。以白
帝。帝大怒。主客令及擣。蕭蕭者皆杖殺之。擣廷。幾死。帝遣
親衛大都督屈突通。往隴西檢覆羣牧。得隱匿馬二萬
餘匹。帝大怒。將斬太僕卿以下千五百人。通諫曰。人命

至重。陛下奈何以畜產之故殺千餘人。臣敢以死請帝。

曠目叱之。通又頓首曰。臣一身分死。就陛下句千餘人。

命。帝感悟。皆減死論。上柱國劉昶子居士有罪。伏

誅。昶與帝有舊。帝甚親之。其子居士任俠。不遵法度。數

與三。百。人。多。所。侵。奪。或。告。居。士。謀。為。不。軌。帝。怒。斬。之。夏

四月。頒新曆。與術數人。立議六十一事。皆舊法。久素

通者。令劉暉與曹玄。辨析之。暉一無所答。曹玄。通者五

十四。拜太史令。令參定新術。至是曆成。頒之。暉等除名

秋七月。桂州亂。遣將軍虞慶則討平之。桂州人

力。上。議。討。之。諸。將。數。人。請。行。帝。顧。慶。則。曰。位。居。宰。相。而

之。并州總管秦王俊有罪。免。俊。切。仁。恕。喜。佛。教。及

肉。其。妃。進。毒。得。疾。徵。還。免。官。廢。妃。賜。死。楊。素。諫。曰。秦。王

之。過。不。至。此。願。陛。下。詳。之。帝。曰。若。如。公。意。何。不。別。制。天

子。兒。律。周。公。尚。誅。管。蔡。况。我。不。以。安。義。公。主。妻。突。厥

突利可汗。突厥。突利可汗。來。逆。文。帝。舍。之。太。常。教。習

故。特。厚。其。禮。令。長。孫。晟。說。之。使。帥。衆。南。徙。居。度。斤。舊。鎮

錫。賚。優。厚。都。藍。怒。曰。我。大。可。汗。也。反。不。知。染。干。乎。於。是

朝。貢。遂。絕。亟。掠。邊。鄙。突。利。伺。知。動。久。欽。州。刺。史。寧。長

貞。來。朝。初。散。騎。侍。郎。何。稠。使。嶺。南。及。遠。欽。州。刺。史。寧

厚。稠。曰。猛。力。與。臣。約。假。令。身。死。當。遣。子。入。侍。矣。猛。力。言

終。果。誠。其。子。長。貞。葬。畢。登。路。至。是。長。貞。嗣。為。刺。史。如。言

入朝帝大悅。曰。何稠。十二月。殺魯公虞慶則。慶則

著信寶夷。乃至於此。桂州也。以婦弟趙什住。為長史。什住。通於慶則。慶則。恐

事泄。乃宣言慶則。不欲行。帝聞之。禮賜甚薄。慶則。遂至

臨桂嶺。曰。此誠險固。加以足糧。若守得其人。攻不可拔。什住。入妻事。因告慶則。謀反。按驗坐死。拜什住。為柱國。

高麗王湯卒。湯。開陳亡大懼。治兵積穀。為拒守之策。帝使使拜元吐谷渾。弒其可汗世伏。吐谷渾。大亂。

帝使使拜元吐谷渾。弒其可汗世伏。吐谷渾。大亂。立其弟伏允為主。遣使陳謝。且請。依俗尚主。從之。自是朝貢歲至。

十八年春二月。高麗寇遼西。遣漢王諒將兵討之。高麗王元帥。鞞鞞萬餘人。寇遼西。營州總管韋冲擊。走之。帝大怒。以漢王諒。主世續。將水陸三十萬伐高麗。

高諒。以高類。夏五月。禁畜猫鬼。豎毒厭魅野道者。獨孤后之弟。廷州刺史。隋有婢事猫鬼。能使之殺人。會

后與楊素妻鄭氏。俱有疾。醫皆曰。猫鬼疾也。上意。隋所為。令高類等。雜治之。具得其實。詔夫婦皆賜死。后為之

請曰。隋若蠹。改害民者。妾不敢言。今為妾身。敢請其命。隋弟。整亦請闕求哀。於是免。秋九月。罷漢王諒兵。

諒軍出臨渝關。值水潦。餽運不繼。軍中饑疫。總管周羅。喉。自東萊。涉海。趣平壤城。亦遭風。船多飄沒。九月。師還。

死者什八九。高麗王元。冬十一月。置行宮十二所。亦遣使謝罪。於是罷兵。

自京師至。仁南寧夷。嬰旣反。太平公史萬歲。以壽官之道也。

罪除名。嬰旣反。蜀王秀。奏史萬歲。受賂縱賊。致生邊患。帝怒。命斬之。高類及元。是等皆諫曰。萬

歲旣反。蜀王秀。奏史萬歲。受賂縱賊。致生邊患。帝怒。命斬之。高類及元。是等皆諫曰。萬

歲雄略過人。將士樂為致力。雖古名將未能過也。上意少解。於是除名。

十九年春二月遣楊素等分道伐突厥都藍可

汗未至都藍擊突利可汗敗之夏四月突利來

奔諸軍遂破都藍及達頭部突厥突利可汗奏都城

詔以漢王諒為元帥高頴出朔州道楊素出靈州道燕

州突利部落散亡夜與長孫晟以五騎南走比日收得

數百騎與其下謀奔玷厥晟知之密遣使者入伏遠鎮

突利大懼投城晟留其連官執室領其眾自將突利

前鋒與突厥戰大破之突厥復大舉而至仲知為方

七百餘里而還楊素軍與達頭遇先是諸將與突厥戰

在其內素曰此自固之道未足以取勝也於是更為騎

陳達頭喜曰天賜我也下馬仰天而拜帥騎兵十萬直

前周羅睺曰賊陳未整請擊之先帥騎逆六月殺

戰素以大兵繼之突厥大敗殺傷不可勝計

宜陽公王世積世積為涼州總管其親信皇甫孝諧

上變告世積嘗令道人相其貌有惡秋八月除左僕

射高頴名獨孤右性妬忌後官莫敢進御尉遲迥入

孫沒官中得幸后陰殺之帝大怒置驛入

山谷間二十餘里。高頌揚素等追及。扣馬苦諫。帝告之。故頌曰。陛下豈以一婦人而輕天下。帝意解。還宮。后流涕拜謝。頌素等和解之。因置酒極歡。先是。后以頌父客。甚親禮之。至是。聞頌謂已為一婦人。遂銜之。時太子勇失愛。帝潛有廢立之志。從容謂頌曰。有神告晉王妃。言王必有天下。若之何。頌曰。長幼有序。其可廢乎。后知頌不可奪。陰欲去之。會帝令選東宮衛士。入上臺。頌奏曰。若盡取彊者。恐東宮宿衛太劣。帝作色曰。太子左右。何須壯士。我熟見前代。公不須仍踵舊風。頌子表仁。娶女子。故帝以此言防之。頌夫人卒。后請為之娶。帝告之。頌流涕謝曰。臣今已老。退朝唯齋居讀佛經而已。納室非所願也。帝乃止。既而愛妻生男。帝聞之喜。后不悅。曰。陛下尚復信高頌邪。始陛下欲為頌娶。而頌面欺。今其詐已見矣。帝由是疎頌。伐遼之役。頌固諫不從。及師無功。后言於帝曰。頌初不欲行。陛下強遣之。妾固知其無功矣。又帝以漢王諫。年少。專委軍事於頌。諫所言多不

用。甚衛之。及還。泣言於后曰。兒幸免為高頌所殺。帝聞之。彌不平。及擊突厥。進圖入磧。遣使請兵。近臣緣此言。頌欲反。帝未之答。頌已破突厥而還矣。及王世積誅推襲之際。有宮禁中事。云於頌得之。上大驚。有司又奏頌與世積交通。賀若弼。宇文弼。薛寶。斛律孝卿。柳述等。明頌無罪。上愈怒。皆以屬吏。自是朝臣莫敢言。頌遂坐免。以齊公就第。帝謂侍臣曰。我於高頌。勝於兒子。自其解落。頌然忘之。人臣不可以身要君也。頌之。頌國令言頌子表仁。謂頌曰。司馬仲達託疾不朝。遂有天下。公今遇此。焉知非福。於是帝大怒。囚頌。鞠之。有司請斬之。帝曰。去年殺虞慶則。今茲斬王世積。如更誅頌。天下其謂我何。於是除名為民。頌初為僕射。其母誠之曰。汝富貴已極。但有一斫頭耳。爾其慎之。頌由是常恐禍變。至是。然無恨色。先是。國子祭酒元善言於帝曰。楊素廢。蘇威。佞儒。可付社稷。唯高頌耳。帝初然之。九月。以牛弘為吏及頌得罪。帝深責之。善憂懼而卒。

部尚書

弘選舉先德行而後文才。務在審慎。雖致停
清慎絕倫。然奕俊有餘。迹似輕薄。特宰
多以此疑之。弘獨推心任委。得人為多。冬十月。以突

厥突利為啓民可汗妻以義成公主處之朔州

突厥歸啓民者男女萬餘。帝命長孫晟於朔州築大利
城以處之。時安義公主已卒。復以宗女義成公主妻之。
晟奏請徙五原。以河為固。於夏勝之間。東西至河。南北
四百里。掘為橫塹。令處其內。使得畜牧。帝從之。又令

仲卿兵二萬為啓民防達頭十二月突厥弒其都藍可汗雍虞

閭帝遣楊素韓僧壽史萬歲姚辯分道擊都藍未出塞
閭都藍為部下所殺。達頭自立為步迦可汗。其國大別

長孫晟曰。今官軍臨境。虜主被弒。乘此招撫。可以
盡降。請遣使下分道招撫。帝從之。降者甚眾。

二十年春二月賀若弼坐事下獄救出之

下獄。帝數之曰。公有三大猛。嫉妬心大猛。自是非人心
大猛。無上心大猛。既而釋之。佗口帝謂侍臣曰。弼得代
陳。謂高穎曰。不作高鳥。盡良弓藏。邪。後又語穎曰。皇太
子於已無所不盡。公終久何必不得弼力。何脉脉邪。意

州皆作亂之地也夏四月突厥達頭可汗犯塞詔

圖鎮廣陵。又圖荆夏四月。突厥達頭可汗犯塞。詔
州皆作亂之地也。夏四月。突厥達頭可汗犯塞。詔

晉王廣等擊却之

擊之。長孫晟毒水上流。突厥人畜多死。大驚。夜遁。晟追
之。斬首千餘級。萬歲出塞。與虜遇。達頭遣使問隋將誰
候。弼報史萬歲也。達頭懼而引去。萬歲馳追
百餘里。縱擊大破之。遂北入磧。數百里而還。六月。秦
王俊卒。國除。俊久疾。未能起。遣使奉表陳謝。帝謂其
使者曰。我戮力創業。作副垂範。汝為吾

子而欲敗之。不知何以責汝。後慙怖。疾遂篤。六月。卒。上哭之。數聲而已。後所為侈麗之物。悉命焚之。修佐請立碑。上曰。欲求名。一卷史書足矣。何用碑為。若子孫不能保家。徒與人作鎮石耳。後子浩。崔妃所生。庶子曰港。羣臣希旨。奏二子毋皆有罪。不合。冬。十月。廢太子勇為庶人。初。帝使太子勇參決政事。時有損益。帝皆納之。勇蜀。尊帝見而不悅。戒之曰。自古帝王未有好奇奢侈而能久長者。汝當以儉約為先。乃能奉承宗廟。吾昔日衣服。各留一物。時復觀之。以自警戒。今賜汝。以我舊所帶刀一枚。并菴醬一合。汝昔作上士時。常所食也。若存記前事。應知我心。後遇冬至。百官皆請勇。勇張樂受賀。帝不悅。下詔傳之。自是恩寵始衰。漸生猜阻。勇多內寵。昭訓雲氏尤幸。其妃元氏無寵。遇疾而薨。獨孤后意其有他。深以責勇。然昭訓自是遂專內政。生長寧王。及平原王。

王。裕。安。成。王。筠。諸。姬。子。又。數。人。后。獨。不。早。遣。人。伺。求。勇。過。晉。王。廣。知。之。彌。自。矯。飾。後。庭。有。子。皆。不。育。后。由。是。數。稱。廣。賢。大。臣。用。事。者。廣。皆。傾。心。與。交。及。后。每。遣。女。至。廣。所。廣。必。與。蕭。妃。厚。禮。之。往。來。者。無。不。稱。其。仁。孝。帝。與。后。嘗。幸。其。第。廣。悉。屏。匿。美。姬。於。別。室。唯。留。老。醜。者。表。以。綬。絲。給。事。左。右。屏。帳。改。用。綠。素。故。絕。樂。器。之。弦。不。令。拂。去。塵。埃。帝。見。之。喜。由。是。愛。之。特。異。諸。子。嘗。宴。會。來。和。遍。視。諸。子。對。曰。晉。王。貴。不。可。言。廣。美。姿。儀。敏。慧。嚴。重。好。學。能。文。敬。接。朝。士。由。是。聲。名。藉。甚。自。揚。州。入。朝。將。還。鎮。入。官。辭。后。伏。地。流。涕。曰。臣。性。識。愚。下。不。知。何。罪。失。愛。東。宮。恒。蓄。盛。怒。欲。加。鳩。毒。后。忿。然。曰。媿。地。伐。斬。不。可。耐。我。為。之。娶。元。氏。女。竟。不。以。夫。婦。禮。待。之。專。寵。阿。雲。使。有。如。許。勝。天。前。新。婦。遇。毒。而。死。我。亦。不。能。窮。治。何。故。復。於。汝。無。正。嫡。至。尊。千。秋。萬。歲。之。後。遣。汝。等。兄。弟。向。阿。雲。兄。前。再。拜。問。訊。此。是。幾。許。苦。痛。耶。廣。又。拜。嗚。咽。不。能。止。后。亦。

悲不自勝。自是后決意欲廢勇立廣矣。司馬張衡為廣
 畫奪宗之策。廣問計於安州總管宇文述。述曰：皇太子
 失愛已久。今德不聞大王仁孝者稱。才能蓋世。數經
 領。頗有大功。至上下內官咸所鍾愛。四海之望。實歸
 然。廢立大事。未易謀也。能移主上意者。唯楊素耳。素
 與謀者。唯其弟約。述雅知約。請朝京師。與約圖之。廣
 悅。多齎金寶。資述入關。約時為大理少卿。述請約與
 博。約不勝。以所齎金寶盡輸之。因說之曰：此晉王之賜
 公。述與公為歡樂耳。約驚問故。述因道廣意。且說之曰
 屈辱者。可勝數哉。又儲后以所欲不行。無切齒於皇
 主。上一旦棄羣臣。公亦何以取此哉。今太子失愛於皇
 后。主上素有廢黜之心。請立晉王。在賢兄之口耳。誠能
 因此時建大功。王必永銘骨髓。斯則去累卵之危。成
 山之安矣。約然之。以白素。素聞之大喜。後數日入侍
 微。稱晉王孝悌恭儉。有類至尊。后泣曰：公言是也。何

大者愛。賈地代。常欲潛殺之。素因盛言太子不才。后
 道素金。使贊帝廢立。勇頗知之。愛懼計無所出。使人
 諸。狀勝帝。又使素觀勇所為。素至東宮。還言勇怨望。恐
 有他變。帝益疑之。后又遣人伺覘東宮。織芥事。皆聞奏。
 因加誣飾。以成其罪。帝遂疎忌勇。東宮宿衛名籍。悉令
 屬。諸衛府有勇健者。咸屏去之。廣又令段達私賂東宮
 幸。臣姬威。令伺太子動靜。密告揚素。於是內外誼謗。過
 失。日聞。段達因脅威告之。九月。詔執左庶子唐令則等
 數人。付所司訊鞠。命楊素陳東宮事狀。以告近臣。帝曰
 此。兒不堪承嗣久矣。皇后恒勸我廢之。我以布衣時所
 生。地復居長。望其漸改。隱忍至今。其婦初亡。我疑其過
 辜。嘗責之。勇懟曰：會殺元孝短。此欲害我而遷怒耳。長
 寧。初生。朕與皇后共抱養之。自懷彼此。連遭來害。且雲
 定。與女在外。私合而生。想此何必是其體。慮其非類。
 便。亂宗。祗我終不以萬姓付不肖子。我恒畏其加害。如
 防。大敵。今欲廢之。以安天下。左衛大將軍元昊曰：廢

立大事。詔旨若行。後悔無及。說言罔極。惟陛下察之。帝
不應命。姬威悉陳。太子罪惡。威對曰。嘗令師媿卜吉。此
諾。臣云。至尊忌在十八年。此期促矣。帝法然曰。誰以
衆生。乃至於此。於是禁勇及諸子黨與。楊素經錄以書
其獄。居數日。有司奏元昊嘗幽事勇。在仁壽宮。勇以書
與之。題云。勿令人見。帝乃執昊。威又言。至尊在仁壽宮
太子常飼馬千匹。云徑往守城門。自然鐵死。素以威言
詰勇。勇不服。曰。竊聞公家馬數萬匹。勇忝備太子馬千
匹。乃是反乎。素又發東官服。似加瑠飾者。悉陳之於
庭。以示文武。為太子之罪。帝及后送遣。使責問勇。勇不
服。十月。使人召勇。勇驚曰。得無殺我邪。帝戎服。陳兵。御
武德殿。集百官諸親。引勇及諸子列於殿庭。宣詔廢勇。
及其男女並為庶人。勇再拜泣下。舞蹈而去。左右莫不
罔默。長寧王儼。上表乞宿衛。辭情哀切。帝覽之。閱然。楊
素進曰。伏願聖心。同於罄手。不宜復留意。遂詔元昊。唐
令。則。郭文騰等。誅戮有差。移勇於內史省。賞楊素物三

千段。文林郎楊孝政。上書諫曰。皇太子為小。人所護。宜
加訓誨。不宜廢黜。帝怒。撻其背。初。雲昭訓父定。與出入
東宮。無節。數進其奇服異器。以求悅媚。左庶子裴政。屢
諫。勇不聽。政謂定。定與曰。公所為。不合法度。又元妃暴薨。
道。路籍籍。此於太子非令名也。公宜自引退。不然。將及
禍。定與以告勇。勇踈政出之。唐令則為勇所疑。押每令
以弦歌教內人。右庶子劉行本。責之曰。庶子當輔太子。
以正道。何有取媚於房帷之間哉。令則甚慙。而不能改。
劉臻。明克讓。陸爽。並以文學為勇所親。行本怒。真不能
調護。每謂三人曰。卿等正解讀書耳。夏侯福嘗於閣內
與勇戲。大笑。聲聞於外。行本付執法者治之。數日。勇為
之請。乃釋之。勇嘗得良馬。欲令行本乘。而觀之。行本正
色曰。至尊命臣輔導殿下。非弄臣也。勇慙而止。及勇嘗
二人已卒。帝歎曰。向使裴政。劉行本在。勇不至此。勇嘗
宴宮臣。唐令則自彈琵琶。歌城媚娘。洗馬李綱。起白身
曰。令則身為宮御。職當調護。乃於廣坐。自此倡優。進淫

聲穢視聽事若上聞豈不為殿下之累邪臣請遠治其
 罪勇曰我欲為樂耳君勿多事綱遂趣出至是帝召東
 宮官屬切責之皆惶懼無敢對者綱獨曰廢立大事今
 文武大臣皆知其不可而莫敢發言臣何敢畏死不一
 為陛下別白言之乎太子性本中人可與為善可與為
 惡彛使陛下擇正人輔之足以嗣守鴻基今乃以唐令
 則為左庶子鄒文騰為家令二人唯知以弦歌鷹犬娛
 悅太子安得不至於此邪此乃陛下之過非太子之罪
 也因伏地流涕鳴咽帝慘然良久曰李綱責我非為無
 理然我擇汝為官臣而勇不親任雖更得正人何益哉
 對曰臣之所以不被親任者良由姦臣在側故也陛下
 但斬今則文騰更選賢才以輔太子安知臣之終見疎
 棄也自古國家廢立冢嫡鮮不傾危願陛下深留聖意
 無貽後悔帝不悅罷朝左右皆為之股栗會尚書左丞
 錢有司請人帝指綱曰殺太平公史萬歲萬歲伐突厥
 此佳右丞也即用之

楊素忌之奏寢其功會廢太子萬歲方與將士在朝堂
 稱冤帝問萬歲何在素曰謁東宮矣帝以為然召之既
 見帝言將士有功為朝廷所抑詞氣憤厲帝大怒十一
 令左右擲殺之既而追之不及天下共冤惜之

月立晉王廣為皇太子是日天下地震
廣請降章服宮

官不稱臣許之以宇文述為左衛率郭銜為左監門率
 亦預奪宗之謀也帝囚故太子勇於東宮付廣掌之勇
 頻請見上申寬而廣過之不得聞初帝之克陳也天下
 皆以為將太平監察御史房彥謙私謂所親曰主上忌
 刻而苛酷太子卑弱諸王擅權天下雖安方憂危亂其
 子玄歸亦密言於彥謙曰主上本無功德以詐取天下
 諸子皆驕奢不仁必自相誅處今雖承平其亡可翹足
 待彥謙法壽之玄孫也高孝基名知人見玄歸曰僕
 聞人多矣未見如此郎者異日必為偉器恨不見其大
 成耳見杜果之兄孫如晦謂曰君有應變之才必任棟

梁之重。俱以子孫託之禁毀佛天尊及神像帝晚年深信佛道鬼神故有是詔

徵同州刺史蔡王智積入朝智積帝之弟子也性修謹門無私屬自奉

簡素帝甚憐之智積有五男止教讀論語孝經不令交通賓客或問其故智積曰卿非知我者其意恐諸子有

才能以致禍也以王伽為雍令齊州行參軍王伽送流囚李

榮陽謂曰卿輩自犯國刑身嬰縲繼固其職也聖勞接

卒豈不愧心參等辭謝伽乃悉脫其枷鎖停後卒與約

日某日當至京師如致前却吾當為汝受死遂捨之而

去流人感悅如期而至一無離叛帝聞而驚異召見與

語稱善久之於是悉召流人宴而赦之因下詔曰使

官盡王伽民皆李參刑厝其何遠哉乃擢伽為雍令言

舊三寸七分矣上臨朝謂百官曰日長之慶天之福也

今當改元宜取此意以為號仍命以蘇威為僕射

二月朔日食○夏五月突厥九萬口來降○六

月遣十六使巡省風俗○廢太學及州縣學改

國子為太學詔以學校生徒多而不精唯簡留國子

劉炫上表切諫不聽冬十一月祀南郊初帝受周

未服故多稱符瑞以耀之其偽造而獻者以衛文昇



宣統元年春正月改元

初太史令袁克表曰京房

行次道霸代行下道蓋日去極近則景短而日長去極

遠則景長而日短今自隋興晝日漸長開皇元年冬至

之景長一丈二尺七十二分自爾漸短至十七年短於

舊三寸七分矣上臨朝謂百官曰日長之慶天之福也

今當改元宜取此意以為號仍命以蘇威為僕射○

百工作役並加程課丁匠苦之

為遂州總管

山獠作亂。資州刺史衛文昇初到官。單騎運其營。說以利害。渠帥感悅。解兵而去。前後歸附者十餘萬。

以馮盎為漢陽太守

等五

帝大悅。故有是命。盎論賊形勢。素數日。不意蠻夷中有如是人。即遣盎發江嶺兵擊之。事平。除盎漢陽太守。

二年春三月突厥入寇楊素擊破走之

突厥思

等南渡河。大掠落民人畜而去。行軍元帥楊素帥諸軍追擊。轉戰六十餘里。大破之。悉得人畜以歸。落民自是突厥遠遁。積秋七月。以韋雲起為通事舍人。兵部尚書。柳述尚蘭陵公主。怙寵使氣。自楊素之屬皆下之。帝問符璽直長韋雲起以外間不便事。述時侍側。雲起

以柳述驕豪。未嘗經事。兵機要重。非其所堪。臣恐物議以為陛下官不擇賢。專私所愛。斯亦不便之大者。帝甚然之。顧謂述曰。雲起之言。汝藥石也。可師友之。徵蜀

王秀還京師

益州總管蜀王秀容貌瓌偉。有膽氣。好武藝。帝每謂獨孤后曰。秀必以惡終。我

在當無慮。至兄弟必反矣。大將軍劉瓛之討西蠻也。帝命揚武通將兵繼進。秀以嬖人萬智先為武通行軍司馬。帝譴責之。因謂羣臣曰。瓛我法者。子孫也。譬如猛虎。物不能言。反為毛間。蟲所損食耳。自長史元慶卒。秀漸奢僭。車馬被服。擬於乘輿。及晉王廣為太子。秀意甚不平。太子恐其為患。陰令楊素求其罪。而譖之。帝遂徵秀。秀猶豫。欲謝病不行。司馬源師諫。秀作色曰。此自家事。何預卿也。師垂涕對曰。師忝參府幕。敢不盡心。遂已。淹時月。王乃遷延未去。聖上發雷霆之詔。降一介之使。王何以自明。願熟計之。朝廷恐秀生變。以獨一介為

益州總管。馳傳代之。精至。諷諭久之。乃就路。稽察秀有
悔色。因勸兵為備。秀行四十餘里。將還。襲捕。見知有備。

乃八月皇后獨孤氏崩。后崩。太子對帝及言。其人哀
止。八月皇后獨孤氏崩。勸絕氣。若不勝喪者。其人哀

私室。飯食言笑如平常。又每朝命進二溢米。而冬十
取肥肉脯鮮置竹筒中。以蠟閉口。衣撲覆而納之。

月以楊達為納言。閏月詔修定五禮。感與牛五

等修葬獻皇后。帝命上儀同三司蕭吉為皇后擇葬
之地。得吉處。云卜年二千。卜世二百。帝

日。吉凶由人。不在於地。然竟從吉言。吉退。告人曰。皇太
子遣宇文左率深謝余云。公前稱我當為太子。竟有其

慮。今卜山陵。令我早立。當以富貴相報。吾語之曰。後四
載。太子御天下。然太子得政。隋必亡矣。吾前結云。二千

考三十也。二百者。十二月廢蜀王秀為庶人。除治

書侍御史柳或名配懷遠鎮。蜀王秀至長安。帝不
與語。使使切讓之。秀

謝罪。太子詰王流涕庭謝。帝曰。頃者秦王廢費財物。我
以父道訓之。今秀蠱害生民。當以君道繩之。於是付於

法者。開府慶整諫曰。庶人勇既廢。秦王已薨。陛下見子
無多。何至如是。蜀王性甚耿介。今被重責。恐不自全。帝

大怒。欲斷其舌。因謂羣臣曰。當斬秀於市。以謝百姓。乃
令楊素等推治之。太子陰作偽人。縛手釘心。加鎖杻械。

書帝及漢王姓名。密埋之華山下。楊素發之。又云秀妄
述圖讖。并作數文。置秀案中以聞。帝曰。天下寧有是耶。

乃廢秀為庶人。幽之內侍省。素嘗以少謹。故送南臺。命
治書侍御史柳或治之。或據案坐。立素於庭。辨詰事狀。

素由是銜之。秀嘗從或求李文博所撰治道集。或與之。
秀遺或奴婢十口。及秀得罪。素奏或以內臣交通諸侯。

除名為民。配戍懷遠鎮。久之。貝州長史裴禮遣使上書
曰。高顯以天挺良才。元勳佐命。為眾所疾。以至廢棄。願

陸下錄其大功。忘其小過。又二庶人得罪已久。寧無辜心。願陛下私君父之慈。顧天性之義。各封小國。觀其所為。若能遷善。漸更增益。如或不悛。貶削非晚。善奏。帝謂楊素曰。裴肅憂我家事。此亦至誠也。於是徵肅入朝。太子聞之。謂左庶子張衡曰。使勇自新。欲何為也。衡曰。觀肅之意。欲命如吳太伯。漢東海王耳。肅至。帝面諭而罷之。詔楊素三五日一入省論大事。素兄弟諸父並

子位。至柱國刺史。廣營資產。家僮數千。妓妾亦千數。第宅華侈。制擬宮禁。既廢太子及蜀王。威權愈盛。違忤者誅夷。附會者進擢。朝廷靡然。莫不畏附。敢與抗者。獨柳或及尚書右丞李綱。大理卿梁毗而已。始毗為西寧州刺史。十一年。蠻夷酋長皆以金多者為豪雋。遊相攻奪。略無寧歲。毗患之。後因諸酋長相帥以金遺毗。毗置金坐側。對之慟哭。而謂之曰。此物後不可食。寒不可衣。汝等以此相威。不可勝數。今將此來。彼教我邪。一無所納。

於是蠻夷感悟。遂不相攻。帝聞而善之。徵為大理卿。法平允。毗見素專權。恐為國患。乃上封事曰。臣聞臣無有作威作福。其言于而家。凶于而國。今楊素幸遇愈重。權勢日隆。所私皆非忠讜。所進咸是親戚。子弟布列。兼州連縣。天下無事。容息異圖。四海有虞。必為禍始。陛下若以素為阿衡。臣恐其心未必伊尹也。伏願按鑿古今。量為慶置。俾為基永固。率上幸甚。書奏。帝大怒。收毗繫獄。親詰之。毗極言素擅寵弄權。殺戮無道。又太子及蜀王罪廢之日。百僚無不震悚。惟素揚眉奮肘。喜見容色。利國家有事。以為身幸。帝乃釋之。其後帝亦寢跡忘素。乃下敕曰。僕射國之宰輔。不可躬親細務。三五日向省。許論大事。外示優崇。實奪之權也。素由是不復通判省事。出揚約為伊州刺史。於是吏部尚書柳述。益用擢虎。史萬歲。皆稱良將。其優劣何如。弼曰。楊素猛將。非謀將。韓擒虎。閩將。非領將。史萬歲。騎將。非大將。太子曰。

然則大將誰也。病拜曰。唯

交州俚帥作亂遣提管

劉方討降之

交州俚帥李佛子作亂。楊素薦瓜州刺史劉方有將帥之略。詔以為交州道行

軍提管。統二十七營而進。方軍令嚴肅。有犯必斬。然仁愛士卒。有疾病者親臨撫養。士卒亦以此懷之。踰嶺遇賊。擊破之。進軍臨營。諭以禍福。佛子懼。請降。

三年秋八月。幽州提管燕榮有罪誅

榮性嚴酷。鞭撻左右。

動至千數。元弘嗣當為幽州長史。懼固辭。帝乃敕榮曰。弘嗣。汝十已上。皆須奏聞。榮怒。遣弘嗣監納倉粟。賜得一糶。一糶。鞭罰之。每笞雖不滿十。然一日之中。或至三數。久之。遂收付獄。絕其糧。其妻詣闕稱冤。帝遣使案徵。還賜死。以弘嗣代榮。時又甚之。九月。置常平官。龍門王通

獻策不報

通詣闕獻太平十二策。帝不能用。罷歸。累徵不起。楊素甚重之。勸之仕。通曰。適有先人之弊。足以庇風雨。薄田足以供饗粥。讀書談道。足以自樂。願明公正身以治天下。使時和年豐。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或譖通於素曰。彼實慢公。公何欲焉。素以問通。通曰。使公可慢。則僕得矣。不可慢。則僕失矣。得失在僕。公何預焉。素待之如初。弟子賈瓊問息諺。通曰。無辨。問止。怒曰。不爭。通嘗稱無赦之國。其刑必平。重斂之國。其財必削。又曰。聞諂而怒者。讓之國也。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絕國去。媒。讓佞遠矣。大業末。卒於家。門人謚曰文中子。胡氏曰。隋文在位二十有三年。其賢其否。固嘗士所量。以行藏其道者。使王通而不知。或知之。而猶與之言。皆不足以為智矣。且通誠有太平之策。不待君之求之。而登門自獻。不懼自處之不重。亦豈所以養其

君尊德樂道之心。而望之以大有為之功哉。突厥

啓民可汗歸國

突厥步迦可汗所部大亂。鐵勒僕骨等十餘部皆叛。降於啓民。步迦西奔吐谷渾。長孫晟送啓民置積口。啓民於是盡有步迦之衆。

四年春正月。帝如仁壽宮。○秋七月。太子廢教。

帝于太寶殿而自立。遂殺故太子勇。流尚書柳

述侍郎元巖于嶺南。

四月。帝不豫。七月。疾甚。卧與百僚辭訣。握手歎。越四日。

崩於太寶殿。高祖性嚴重。令行禁止。勤於政事。雖畜於財。至於賞賜有功。即無所愛。愛養百姓。勸課農桑。輕徭薄賦。自奉儉素。乘輿御物。故弊者隨令補用。非享宴不遇一肉。後宮皆服澣濯之衣。天下化之。大夫率衣縞布。紫帶。不過銅鐵骨角。無綾綺金玉之飾焉。受禪之初。民戶不滿四百萬。末年。踰八百九十萬。然情忌苛察。信受

護言。功臣故舊。無始終保金者。乃至子弟皆如仇敵。初。文獻皇后既崩。帝以陳高宗女爲宣華夫人。有寵。及寢疾。僕射楊素。兵部尚書柳述。黃門侍郎元巖。皆入閣侍疾。召太子入居殿中。太子慮帝有不諱。須預防擬。手自

爲書封出問素。素條錄事狀。報官。八誤。送帝所。帝覽而大恚。陳夫人旦出更衣。爲太子所逼。拒之得免。上怪其神色有異。問故。夫人泣然曰。太子無禮。上恚。抵牾曰。畜生何足付大事。獨孤誤我。乃呼柳述。元巖曰。召我兒。述等將呼太子。上曰。勇也。述巖出閣。爲教書。素問以白

太子。矯詔執述。巖繫獄。遣東宮兵帖上臺宿衛。門禁出入。並取宇文述。郭衍。節度令右庶子張衡。入殿侍疾。盡遣後宮出就別室。俄而上崩。故中外頗有異論。陳夫人

聞變。戰慄失色。捕後。太子封小金合。遣使者賜夫人。夫人以爲鴆毒。懼甚。發之。乃同心結也。夫人恚而却坐。不肯致謝。諸官人共逼之。乃拜使者。其夜。太子蒸焉。明日

發喪。即位。會揚約來朝。太子遣約入長安。矯稱高祖之

發喪。即位。會揚約來朝。太子遣約入長安。矯稱高祖之

詔賜故太子勇死。繼殺之。然後陳兵集衆登山。問道封
勇爲房陵王。不爲置嗣。除述巖外。從之嶺南。今蘭陵公
主與述離絕。欲改嫁之。公主以死自誓。表請與述同從。
帝大怒。公主憂憤而卒。胡氏曰。隋文疑所不當。疑而加
以謀逆之名。信所不當。信而被其殺。殺之禍。亦可爲疑。
此難之。晨。忽主器之重者。之。永監矣。柳遂。元巖親送事
會。則當白帝併召廣素。質問陳夫人。正其罪。而廢廣出
諸外。熱議故太子可立。則召之。否則別命子孫。之賢者。
素若不從。請降詔旨。以軍法從事。登時而宗社定矣。乃
出問爲詔。受制於賊。俄頃之間。轉禍爲禍。述巖死。有餘
負。貶許善心爲給事中。
袁亮奏。皇帝即位。與亮受
命年合。諷百官表賀。禮部
侍郎許善心。議以爲國哀甫爾。不宜稱賀。字
文述素惡善心。諷御史劾之。左遷降品二等。并州總
管漢王諒起兵晉陽。遣楊素擊虜以歸。殺之。

寵於高祖。爲并州總管。自山以東至海。南踰河。五十二
州皆隸焉。持許以便直從事。諒自以所居天下精兵處
見太子勇。蜀王秀得罪。常不自安。陰蓄異圖。善於高祖
以突厥方疆。宜修武備。於是繕治器械。招集私人。殆將
數萬。突厥常寇邊。諒禦之不克。將帥多坐除。諒以其
宿舊。奏請留之。高祖怒曰。爾爲藩王。惟當敬依朝命。何
得私論宿舊。廢國家憲法。邪。諮議參軍王頰者。僧辯之
子。僞僮好奇略。與蕭摩訶俱不得志。每鬱鬱思亂。皆爲
諒所竊善。贊其陰謀。會樊武守東井。諒以儀曹傅奕曉
星。歷問之。對曰。東井黃道所經。熒惑過之。乃常理耳。諒
不悅。及高祖崩。煬帝以高祖璽書徵之。先是高祖與諒
密約。若璽書召汝。教字傍別加一點。又與王麟符合。則
就徵。及發書。無驗。諒知有變。遂發兵反。司馬皇南諶疏
涕諫曰。竊料大王兵資非京師之敵。加以若臣位定。逆
順勢殊。士馬難精。難以取勝。一旦陷身叛逆。欲爲布衣
不可得也。諒怒囚之。嵐州刺史喬鍾葵將赴諫。其司馬

陶模拒之曰。漢王所圖不軌。公荷國厚恩。當竭誠効命。豈得身為厲階乎。鍾葵臨之以兵。辭氣不撓。義而釋之。於是從諒反者凡十九州。王頗說諒曰。王將吏家屬盡在關西。若用此等。則宜長驅深入。直據京都。所謂疾雷不及掩耳。若但欲割據舊齊之地。宜任東人。諒不能決。乃兼用二策。唱言楊素反。將誅之。兵曹裴文安說諒曰。分遣羸兵屯守要害。仍令隨方略地。帥其精銳直入蒲津。頗於霸上。則京師震擾。兵不服集。旬日之間。事可定矣。諒大悅。於是遣諸將分道四出。署文安為柱國。與統軍賈三聘等直指京師。諒簡精銳數百騎戴幕離詐稱官人。還長安。徑入蒲州。城中豪傑亦有應之者。文安等未至蒲津。百餘里。諒忽改圖。令統軍賈斷河橋守蒲州。而召文安還。代州總管李景發兵拒諒。諒遣喬繼茂帥兵三萬攻之。景戰士不過數千。加以城池不固。攻輒崩。景且戰且築。士皆死。國鍾葵屢敗。景司馬馮孝慈。司馬呂至。並能勇善戰。戰同三司侯莫陳。人多謀畫。善拒守。景推誠任之。已無所預。唯在閣持重。時出撫。楊素將輕騎五千襲蒲城。夜至河際。收商賈船得數百艘。置草其中。踐之無聲。遂衝而濟。遲明擊之。軍貴。走。以城降。詔以素為并州道行軍總管。帥衆數萬以討諒。諒之初起兵也。妃兄豆盧毓為府主簿。苦諒不從。私謂其第懿曰。吾匹馬歸朝。自得免禍。此乃身計。非為國也。不若且偽從之。徐伺其便。毓兄賢言於帝曰。臣第素懷志節。必不從亂。臣請從軍。與毓為表裏。諒不足與也。帝許之。賢密遣家人以教書喻毓。諒將往介州。毓與總管屬朱濤留守。毓與濤謀出兵拒之。濤不可。毓追新之。出皇甫誼與謀。部分未定。諒聞之。還擊毓。皆死。諒將募良。攻慈相不克。遂攻黎州。塞白馬津。余公理自大行下河內。帝以史祥為行軍總管。河陰。祥曰。公理輕而無謀。恃衆而驕。不足破也。乃於下流。濟公理。開之。引兵逆戰。未及成列。祥擊敗之。遂趨黎陽。黎公理潰。帝將發幽州兵。疑總管竇抗有貳心。以李子輝為上

守。景推誠任之。已無所預。唯在閣持重。時出撫。楊素將輕騎五千襲蒲城。夜至河際。收商賈船得數百艘。置草其中。踐之無聲。遂衝而濟。遲明擊之。軍貴。走。以城降。詔以素為并州道行軍總管。帥衆數萬以討諒。諒之初起兵也。妃兄豆盧毓為府主簿。苦諒不從。私謂其第懿曰。吾匹馬歸朝。自得免禍。此乃身計。非為國也。不若且偽從之。徐伺其便。毓兄賢言於帝曰。臣第素懷志節。必不從亂。臣請從軍。與毓為表裏。諒不足與也。帝許之。賢密遣家人以教書喻毓。諒將往介州。毓與總管屬朱濤留守。毓與濤謀出兵拒之。濤不可。毓追新之。出皇甫誼與謀。部分未定。諒聞之。還擊毓。皆死。諒將募良。攻慈相不克。遂攻黎州。塞白馬津。余公理自大行下河內。帝以史祥為行軍總管。河陰。祥曰。公理輕而無謀。恃衆而驕。不足破也。乃於下流。濟公理。開之。引兵逆戰。未及成列。祥擊敗之。遂趨黎陽。黎公理潰。帝將發幽州兵。疑總管竇抗有貳心。以李子輝為上

大將軍又以長孫晟為相州刺史。發山東兵與子雄共
 經略之。晟辭以男在諒所。帝曰：公體國之深，終不以兒
 害義。子雄馳至幽州，止博舍，召募得千餘人。既來，謁子
 雄，伏甲擒之，遂發其兵。步騎三萬，自井陘西擊諒。李景
 被圍月餘，詔朔州刺史楊義臣救之。義臣帥馬步二萬
 夜出西陘，喬鍾葵悉眾拒之。義臣自以兵少，悉取軍中
 牛驢，得數千頭，令兵數百人，人持一鼓，潛驅之，匿於澗
 谷間。曉後復戰，兵舍命驅牛驢者，鳴鼓疾進，塵埃漲天。
 鍾葵軍潰，縱擊破之。諒遣其將趙子開，擁眾十萬，扼
 徑路。屯據高壁，布陳五十里。素令諸將以兵臨之，自引
 奇兵潛入霍山，緣崖谷而進。營於谷口，使軍司簡留三
 百人守營，軍士憚北軍之強，多願守營。素聞之，即召所
 留三百人，悉斬之。更令簡留，無願留者，素乃引軍馳出
 北軍之北，直指其營，鳴鼓縱火。北軍不知所為，自相蹂
 踐，殺傷數萬。諒聞之大懼，自將兵十萬拒素。會大雨，欲
 引還。王頌諫曰：楊素懸軍深入，士馬疲弊，王以餘卒自

將擊之，其勢必克。今乃望敵而退，是謂戰上之心，而益
 西軍之氣也。願王勿還。諒不從。頌謂其子曰：氣候不佳，
 兵必敗矣。楊素進擊諒，大破之。擒蕭摩訶，諒退保晉陽。
 素進兵圍之。諒窮蹙，請降。頌自殺。羣臣奏諒當死，帝不
 許。除名為民，竟以幽死。所部吏民坐死徙者一十餘萬。
 家。胡氏曰：舉兵必有其名，立事不可行詐。隋文之崩，中
 外異論。諒所被書，不如私約。即可用此。申問大行寢疾
 晏駕，不明之故。以十九州附從之眾，用王頌長驅深入
 之策，天不共戴，死生以之。豈不忠孝兩得乎？而詭言素
 反，詐而無名，是自為逆也。而可乎？○初，高祖與獨孤后
 甚相愛重，誓無異生之子。嘗謂羣臣曰：前世天子溺於
 嬖幸，嫡庶分爭，或至亡國。朕旁無姬侍，五子同母，可謂
 真兄弟也。豈有此憂邪？又懲周室諸王微弱，故使諸子
 分據大鎮，及其晚節，迭相猜忌。五子皆不以壽終。司馬
 公曰：昔辛伯諗周桓公曰：內寵並后，外寵貳政，嬖子配
 嫡，大都偶國，亂之本也。隋高祖知嫡庶之多爭，孤弱之

易搖。曾不知勢鈞位通。雖同產至親。不能無久。十月葬相傾奪。考諸幸伯之言。得其一而失其三乎。

太陵○除婦人及奴婢部曲之課。令男子二十

二成丁○十一月。帝如洛陽。章仇太翼言於帝曰。陛下命雍州為

木之衝。不可久居。又識云脩治洛陽。還晉。安。暫龍門。達上

洛。以置關防。發丁男數十萬。掘塹。自龍門東接長平

上洛。以置關防。陳叔寶卒。贈長城縣公。謚曰場。以洛陽為東京○

煬帝大業元年。春正月。立皇后蕭氏○廢諸州

總管府○立晉王昭為皇太子○遣劉方擊林

邑。羣臣有言於邑多奇寶者。時天下無事。劉方新

以楊素為尚書令。引揚素及諸將討并州有功者。立

於前。使奇章公牛弘宣詔。詔天下公除。惟帝服淺色

三月。命楊素營東京宮室。百萬人。營洛州郭內。居

民。及諸州富商大賈數萬戶。以實之。教將作大匠宇文

愷。與內史舍人封德彝等。營顯仁宮。發江嶺之間。奇材

異石。輸之洛陽。又求海內嘉木。異草。珍禽奇獸。以實苑園。開通濟渠。引汴水。開邦

溝。置離宮。造龍舟。詔曰。古者聽採與頌。謀及庶民。故

觀者風俗。遂命尚書右丞皇甫謐。發丁百萬。開通濟渠。自西苑引穀洛水。達于河。復自板渚引河入汴。引汴入

泗以達于淮。又發民十萬開邗溝入江。濬廣四十步。旁築御道。樹以柳。自長安至江都。置驛官四十餘所。造黃門侍郎王弘等往江南造龍舟及雜船數萬艘。官吏督役嚴急。役丁死者什四五。夏四月。劉

方大破林邑。還卒于師。

林邑王梵志遣兵守險。劉方擊走之。師度閩。擊江林

邑兵乘巨象四面而至。方戰不利。乃多掘小坑。草覆其上。與戰偽北。林邑逐之。象多顛墮。以弩射之。象却走。其陳因以銳師繼之。林邑大敗。引兵追之。過馬拔銅柱。南八日至其國都。四月。梵志走入海。方入城。獲其屬生十八。皆鑄金為之。刻石紀功而還。士卒腫足死者什四五。方亦得疾卒於道。初。尚書右丞李綱數以異議忤。素蘇威素薦綱為方行軍司馬。方承素意屈辱之。幾死。軍還。威復遣綱詣南海應接林邑。久而不召。綱自歸。奏事。威劾奏之。下吏免官。屏居於邗。五月。築西苑。苑周二百里。其內為

蓬萊瀛洲諸山。高百餘尺。臺觀宮殿羅絡山上。海北有渠。紫紆注海內。綠渠作十六院。門皆臨渠。每院以四品夫人主之。窮極華麗。宮樹彫落。則剪綠為花葉。綴之。酒內亦剪綠為荷菱芡。色渝。則易以新者。十六院競以穀羞精麗相高。求市恩寵。上好以月夜從宮。秋七月。女數千騎遊四苑。作清夜遊曲於馬上奏之。

廢滕王繪衛王集徒之邊郡。

帝待諸王怠薄。多所猜忌。繪衛王集憂懼。呼術

者問言。西及章。求福。或告其怨望。詔除名徙邊。八月。帝如江都。上幸江都。高四十五尺。長二百尺。上重有正殿。內殿。朝堂。中二重。有百二十房。皆飾以金玉。下重內侍殿之。皇后乘鸞。舟制度差小。別有浮景九艘。三重。皆水殿也。餘數千艘。後宮諸王公主百官僧尼道士。蕃客乘之。共用挽士八萬餘人。皆以錦練為袍。衛兵所乘。又數千艘。船艦相接。二百餘里。騎兵錦練兩岸而行。所過州縣五百里。內皆令

獻食多者一州至百舉極水陸珍奇後宮厭飲將發之際多棄埋之契丹寇營州遣謁

者韋雲起以突厥兵討平之契丹寇營州詔通事

兵討之啓民可汗發騎二萬受其處分雲起分爲二十營四道俱引營相去一里不得交雜聞鼓聲而行關角

聲而止自非公使勿得走馬三令五申擊鼓而發者絕干犯約斬以徇於是突厥將帥入謁皆膝行服粟莫敢

仰視契丹本事突厥不相猜忌雲起既入其境使突厥詐云向柳城與高麗交易敢漏泄事實者斬契丹不爲

備去其營五十里馳進襲之虜獲甚衆以女子及產畜之半賜突厥餘皆收之以歸帝大喜擢爲治書侍御史

鐵勒叛西突厥自立爲莫何可汗初西突厥阿波

汗所處國人立鞬素特勤之子是爲泥利可汗泥利可汗子達曼立號颯羅可汗其俗向氏本中國人更嫁泥利

之弟婆實特勤開皇末俱入朝留長安處羅多居爲

故地撫御失道國人多叛復爲鐵勒所困鐵勒者

遺種族類最多有僕骨同羅契苾薛延陀等部其酋長

皆號俟斤大抵與突厥同俗以寇抄爲生無大君長分

屬東西兩突厥是歲處羅引兵擊鐵勒諸部厚稅其物

又忌薛延陀集其酋長數百人盡殺之於是鐵勒皆叛

立俟利發俟斤契苾歌楞爲莫何可汗又立薛延陀俟

斤字也啞爲小可汗與處羅戰屢敗之莫何勇殺絕倫

二年春正月併省州縣○二月新作輿服儀衛

詔牛弘等議定輿服儀衛制度以何稠爲太府少卿使

之營造送江都稠參會古今多所損益衆冕畫日月星

展皮弁以漆紗爲之大抵務爲華盛以稱上意諱州縣

送羽毛民求捕之殆無遺類烏程有高樹喻百尺上有

鶴巢民欲取之不可乃伐其根鶴恐殺其子自拔髦毛投於地時人或稱以為瑞後五十萬人費以鉅億計

夏四月帝還東京二月上發江都四月自伊闕陳法

駕備千乘萬騎入東京御端門大殺制五品已上文官乘車在朝弁服佩玉武官六月次馬加珂戴憤服袴褶文物之盛近世莫及也

楊素為司徒○秋七月制百官不得計考增級

制百官不得計考增級必有德行功能灼然顯著者進擢之帝頗惜名位羣臣當進職者多令兼假而已時牛

弘為吏部尚書不得專行其職蘇威宇文述張瑒虞世基裴蘊裴矩參掌選事而與奪之筆世基獨專之受納

賄賂黜陟任意明氏曰煬帝非能惜名器也特貪欲忌克又有輕視士大夫之心以謂莫足以當我之官爵爾

晉是之時與唐才智之臣皆如金玉隱於沙石之中而

太子昭卒元德太子昭自長安來朝數月將還欲

帝哭之數聲而止尋楊素卒越公楊素雖有大功特

奏聲伎無異平日也為帝所猜忌外示殊禮

內情甚薄太史言隋分野有大喪乃徙素為楚公意楚與隋同分欲以厭之素寢疾不肯餌藥謂弟約曰我豈

須更八月封孫佖為燕王侑為越王侑為代王

子也昭之冬十月置洛口回洛倉置洛口倉於鞏東

餘里穿三千竅置回洛倉於洛陽北七南原上城周二十

里城周十里穿三百竅竅皆容八千石徵天下散樂切齊高緯之世有魚龍山車等戲謂之散樂周宣帝嘗鄭譯奏徵之及高祖受禪牛弘定樂悉放遣之帝以啓民可汗將入朝欲以富樂誇之太常少卿裴蘊希旨奏括天下前世家子弟皆為樂戶其六品以下至庶人

有善音樂者皆直太常帝從之於是四方散樂大集京師京兆河南製其衣錦綵為空帝多製豐篇命樂正白明達造新聲音極哀怨

三年春正月突厥啓民可汗來朝啓民請襲冠帶帝大悅

三月殺故長寧王儼及其弟七人初雲定與空媚事太子夏

與妻子皆沒官為奴婢上即位多所營造聞其有巧思召之使典其事時宇文述用事定典以明珠絡帳賂述大喜兄事之薦使監造兵器因謂之曰兄所作器皆並合上心而不得官者為長寧兄弟未死耳定興曰此無用物何不勸上殺之述因奏請處分帝然之乃賜殺長寧王儼及其七弟襄城王恪之妃柳氏自殺

四月詔頒新律帝以高祖末年法令峻刻詔牛弘造大業律十八篇頒行之民久厭舊律

刻喜於寬政其後征役繁興民不堪命有司臨時迫脅以求濟事不復用律令矣旅驛尉劉炫預修律令弘嘗從容問炫曰周禮士多而府史少今令史百倍於前減則不濟其故何也炫曰古人委任責成歲終考其殿最案不重校文不繁悉府史之任掌要目而已今之文簿恒慮覆治若鍛鍊不密則萬里追證百年舊案故諺云老吏抱案死事繁政繁職此之由弘曰魏齊之時令史從容而已今則不遑寧處何也炫曰往者州唯置綱紀郡置守丞絲置令而已其餘具僚則長官自辟今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纖介之迹皆屬考功省官不如省事官事不省而望從容其可得乎弘善其言而不能用

改州為郡○更定官制

改上柱國已下官為大夫置殿內省與尚書門下內史秘書為五省增謁者司錄臺與御史為三臺分太府寺置少府監與長秋國子將作都水為五監又六月詔增改左右翊衛等為十六府廉伯子男爵

為高祖建別廟

初高祖受禪唯立四親廟同殿異室而已帝即位命有司議七廟之制禮

部侍郎許善心等奏請為太祖高祖各立一殿軍周文

武二桃與始祖而三餘蓋分室而祭從迭毀之法帝謂

抑誓曰今始祖及二桃已具後世子孫處朕何所帝北

巡次榆林郡啓民可汗及義成公主來朝吐谷

渾高昌皆入貢車駕北巡發河北十餘郡丁男鑿太

守丘和獻食甚精至馬邑太守楊廓獨無所獻帝不悅

以和為恃陵太守使廓至博陵觀之由是所至獻食

為豐侈至榆林邊欲出塞耀兵徑突厥中恐替民驚懼

先遣長孫晟諭旨啓民奉詔因召所部酋長咸集晟

令啓民親除草示諸部以明威重乃指帳前草曰此

大香啓民遽嗅之曰殊不香也晟曰天子行幸所在諸

侯躬自掃除以表至敬之心今牙內蕪穢謂是留香草

耳啓民乃悟曰奴之罪也遂拔所佩刀自艾庭草其貴

人及諸部爭效之於是發榆林北境東達於薊開焉御

道長三千里廣百步啓民及義成公主來朝行宮吐谷

渾高昌並遣使入貢太府卿元壽言於帝曰御營之外

請分爲二十四軍日發一軍相去二十里使旗幟鉦鼓

千里不絕定襄太守周法尚曰不然兵亘千里動問山

初高祖受禪唯立四親廟同殿異室

而已帝即位命有司議七廟之制禮

部侍郎許善心等奏請為太祖高祖各立一殿軍周文

武二桃與始祖而三餘蓋分室而祭從迭毀之法帝謂

抑誓曰今始祖及二桃已具後世子孫處朕何所帝北

乃詔為高祖建別廟既而方事巡幸竟不果立

巡次榆林郡啓民可汗及義成公主來朝吐谷

渾高昌皆入貢車駕北巡發河北十餘郡丁男鑿太

守丘和獻食甚精至馬邑太守楊廓獨無所獻帝不悅

以和為恃陵太守使廓至博陵觀之由是所至獻食

為豐侈至榆林邊欲出塞耀兵徑突厥中恐替民驚懼

先遣長孫晟諭旨啓民奉詔因召所部酋長咸集晟

令啓民親除草示諸部以明威重乃指帳前草曰此

大香啓民遽嗅之曰殊不香也晟曰天子行幸所在諸

侯躬自掃除以表至敬之心今牙內蕪穢謂是留香草

耳啓民乃悟曰奴之罪也遂拔所佩刀自艾庭草其貴

人及諸部爭效之於是發榆林北境東達於薊開焉御

道長三千里廣百步啓民及義成公主來朝行宮吐谷

渾高昌並遣使入貢太府卿元壽言於帝曰御營之外

請分爲二十四軍日發一軍相去二十里使旗幟鉦鼓

千里不絕定襄太守周法尚曰不然兵亘千里動問山

川碎有不虞難以相救乃取敗之道也帝不憚曰卿意

如何法尚曰結為方陣四面外拒六宮及百官家屬並

在其內若有變起所當之面即令抗拒內引奇兵出外

奮擊車營壁壘重設鉤陳若戰而捷抽騎追奔萬一不

捷屯營自守此萬全策也帝曰善因拜法尚武衛將軍

今宇文愷為大帳其下可坐數千人以宴啓民及其部

落作叢樂諸明駭悅帝賜啓民路車乘馬鼓吹備旗贊

拜不名位在秋七月築長城詔發丁男百餘萬築長

諸侯王上

秋七月築長城

詔發丁男百餘萬築長

城西距榆林東至紫河

城西距榆林東至紫河

城西距榆林東至紫河

城西距榆林東至紫河

蘇威諫 不聽 殺太常卿高類尚書宇文弼光祿大夫

賀若弼 帝之徵散樂也。太常卿高類諫不聽。退謂丞

復爾。又以帝遇唐民過厚。謂何稠曰。此虜類知中國虛

實。山川險易。恐為後患。宇文弼私謂稠曰。天元之侈。以

今方之。不亦甚乎。賀若弼亦私議。宴可汗太侈。並為人

所奏。帝以為詐。請朝政。皆殺之。類有文武。太略。明達世

務。以天下為己任。蘇威楊素賀若弼韓 免內史令蕭

擒虎皆願所薦。及死。天下莫不傷之。 免內史令蕭

由是忌之。遂廢於家。未幾而卒。八月。帝至金河。幸啓

蘇威以諫築長城。故威亦坐免。 八月。帝至金河。幸啓

民可汗帳。車駕發榆林。甲士五十餘萬。旌旗輜重。千

人。合為之。下施輪軸。又作行城。周二千步。以布衣板

人。合為之。下施輪軸。又作行城。周二千步。以布衣板

等。王侯以下。袒割帳前。莫敢仰視。帝大悅。賦詩曰。呼韓

頭類至。屠耆喪。踵來。何如漢天子。空上單于臺。皇后亦

幸義成公主。還至太原。營晉陽宮。宴御史大夫

張衡宅。帝上太行。開直道九十里。遂還東都。以

楊文思為納言。冬。以裴矩為黃門侍郎。經略

西域。西域諸胡多至張掖交市。帝使吏部侍郎裴矩

西域。西域諸胡多至張掖交市。帝使吏部侍郎裴矩

西域。西域諸胡多至張掖交市。帝使吏部侍郎裴矩

西域。西域諸胡多至張掖交市。帝使吏部侍郎裴矩

胡之國。並因商人。密送誠款。引領翹首。願為臣妾。若康
而撫之。務存安輯。混壹戎夏。其在茲乎。帝大悅。矩因盛
言。胡中多諸珍寶。帝於是慨然將通西域。以矩為黃門
侍郎。復使至張掖。引致諸胡。皆之以利。勸令入朝。自是
西域諸胡往來相繼。所經郡縣。靡費以萬
萬計。卒令中國疲弊。以至衰亡。矩害之也。

真治通鑑綱目第三十六





上海圖書館藏



